



#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41/PV.91

10 December 1986

CHINESE

## 大会

### 第四十一届会议

#### 第九十一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6年12月1日星期一，下午3点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恩基卢姆帕塞先生      （副主席）      （卢旺达）

嗣后：克尼平—维多利亚先生      （副主席）      （多米尼加共和国）

嗣后：多斯桑托斯先生      （副主席）      （莫桑比克）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执行情况〔19〕：（续）

- (a)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 (b) 秘书长的报告
- (c) 决议草案
- (d)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

---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 2 号 DC 2-750 室）。

86-64597/A

由于主席不在，副主席恩吉鲁姆帕泽先生（卢旺达）代行主席职务。

下午3点15分开会。

议程项目19（续前）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执行情况：

- (a)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的报告（A/41/23, A/AC.109/848—A/AC.109/857, A/AC.109/858 和 Corr. 1, A/AC.109/859—A/AC.109/868, A/AC.109/873 和 Corr. 1, A/AC.109/874 和 Corr. 1 和 2, A/AC.109/877 和 Add. 1）
- (b) 秘书长的报告（A/41/673）
- (c) 决议草案（A/41/L.33 和 Corr. 1, A/41/L.36, A/41/L.37）
- (d)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41/921）

阿比西尼托先生（巴布亚新几内亚）：主席先生，感谢你给我国代表团这个机会就非殖化问题发言，特别因为这一问题涉及太平洋区域。殖民主义是贪婪、种族中心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表现形式。没有任何理由永久维持种族主义，这种制度贬低、剥削和首先剥夺人民行使自决和独立的不可剥夺的权利。最令人遗憾的是，那些从过时的殖民主义残余中获得利益的人继续出于经济、政治和战略原因统治其他人民。

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先生1982年非常雄辩地阐述了联合国在非殖化进程中的作用，他指出：

“联合国在非殖化历史进程中的成就是联合国最出色的成就之一……但我们对这些成就的满足不应当停止或削弱我们的努力。相反，我们应当把努力集中在尚未完成的工作上。仍然还有许多必须解决的复杂和困难的问题。在我们实现彻底非殖化的最终目标之前，保持过去20年中的动力是非常重要的。”

在本会议厅中派有代表的在联合国的指导下获得独立的大多数会员国，包括我国，都非常了解联合国已经并继续在所有非殖民化进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组成联合国的会员国必须完全支持联合国并声援为摆脱殖民主义枷锁而进行斗争的人民，联合国才能够有效地起作用。

纳米比亚人民的挫折和斗争已经赢得了国际上对纳米比亚独立的支持。全世界的政府、非政府组织机构和私人都已经表示声援纳米比亚战斗中的人民。这一信息很明白：南非必须停止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

纳米比亚必须实现无条件独立。如果南非和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相勾结的国家还看不到这一点，那么怎样才能使南非和它的朋友真正认清这一全世界普遍的关心和要求？

我想请各位代表注意新喀里多尼亚的殖民状况。

斐济代表代表所有太平洋国家指出，新喀里多尼亚的政治未来是这一地区所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一问题必须得到解决，不能拖延。

我国外长利古·瓦吉阁下10月10日在联大发言时，概括了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对于太平洋地区的发展，包括新喀里多尼亚局势的基本态度。

自从1979年以来，巴布亚新几内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其他政府一再在联合国提出新喀里多尼亚的问题。在过去30年中，联合国在世界许多地区，包括太平洋地区的非殖民化进程中发挥了一个关键的作用。

新喀里多尼亚和太平洋地区的情况已经发展到我们现在必须寻求联合国积极干预的程度。

联合国必须现在就采取行动，在新喀里多尼亚局势问题上采取迅速、决定性的行动。

现在摆在大会面前关于新喀里多尼亚的决议草案的目的是程序性的。草案要

求重新肯定新喀里多尼亚重新列入联合国非自治领土名单的权利，并要求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巴布亚新几内亚相信，这一问题应由世界各国，而不是法国单独决定。

1960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第1514(XV)号决议，迈出了历史性一步。决议庄严声明：

“各国人民都有自决的权利，根据这一权利，他们自由地决定自己的政治地位，自由地进行他们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执行部分第2段）

为什么承认新喀里多尼亚在联合国非自治领土名单上的位置具有重要性？因为，它对新喀里多尼亚的未来是重要的，对太平洋的未来是重要的。将新喀里多尼亚重新列入联合国非自治领土名单，是新喀里多尼亚人民实现自治权利道路上的必不可少的一步。它对于和平解决这一领土上所出现的问题是重要的。

新喀里多尼亚坎纳克人的正义斗争必须得到承认。《世界人权宣言》明确承认，个人的人权已不再是主权国家的内部事务，而是全人类关心的问题。

南太平洋论坛认识到这一领土和平地走向自决和独立的需要。最后各代表团将看到南太平洋论坛13个成员国作出的决定，要求将新喀里多尼亚重新列入联合国非自治领土名单。

1985年，英联邦政府首脑在巴哈马拿骚举行会议，承认新喀里多尼亚的殖民地位，重申他们希望新喀里多尼亚和平地实现独立。

不结盟运动最近在津巴布韦哈拉雷举行的首脑会议坚决支持南太平洋论坛的决定，要求

“实现自决，根据当地人民的权利和愿望，尽早过度实现一个独立的新喀里多尼亚，当地人民就是坎纳克人。”（A/41/697，英文本第74页）

首脑会议还强烈敦促在第四十一届联大上，把新喀里多尼亚重新列入联合国非

## 自治领土名单。

当地的坎纳克人遭受了多种形式的殖民压迫，自从1953年9月24日新喀里多尼亚被并吞以来，法国采取了各种形式的行政管理，剥夺坎纳克人进步的机会；最突出的是1968年建立的一个土著人保留地制度。当地人民被赶离自己的土地，被迫生活在曾经是野兽横行的荒芜的土地之上。坎纳克人祖祖辈辈居住的土地被白人定居者夺走。被剥夺了自己的土地之后将近80%的坎纳克人生活在贫瘠的保留地上，基本上被排斥在领土的社会和经济结构之外。

坎纳克人民还被剥夺了享有自然资源的权利。一位法国驻澳大利亚大使在1983年7月6日的一次讲话中承认了这一点，他说：

“我愿意承认，到目前为止，坎纳克人的地位即使正式的讲是同欧洲人平等的，但在物质上却低于欧洲人。”

众所周知，在1946年，新喀里多尼亚原来被列入联合国非自治领土名单之上。法国在1947年单方面地把新喀里多尼亚撤出联合国非自治领土名单，宣布新喀里多尼亚为法国的一部分。

绝不能允许新喀里多尼亚的殖民状况继续下去。太平洋国家一直关注着新喀里多尼亚近年来的种种发展。我们欢迎法国政府同领土的当地人民进行严肃对话，讨论他们未来的努力。

我们积极地关心以前的法国政府让新喀里多尼亚人民行使自决权利的计划。但是，所有这些计划都毫无结果。新喀里多尼亚人民没有获得任何令人满意的结果。

现在，太平洋国家深信，法国政府并没有让新喀里多尼亚人民决定自己未来的真正决心。法国政府建议，在1987年7月在新喀里多尼亚举行一次公民投票，但这不是一次真正的自决行动。还没有达成任何保证当地人民行使自己权利的保障措施。

法国政府公然违反联合国第31/118号决议第8段，继续从宗主国法国将

法国人输入新喀里多尼亚。这种大规模移民是法国政府一项蓄意政策的结果，企图在人数上超出坎纳克人口，削弱独立运动的力量。法国前总理梅斯迈尔先生给国务秘书丹尼奥先生的一封信非常说明问题，信中写道：

“我们必须抓住这一机会建立一个法语国家。对法国在新喀里多尼亚存在的威胁只能……来自一个当地人民的民族主义运动……从短期来讲，从宗主国和海外部门将法国公民大规模的移民，将保持和改进各种族集团之间的人口比例，使得我们能够避免这种危险……从长远来看，只有非太平洋种族人口成为一个众多的权威力量，才能避免当地人民民族主义的要求……”。

看来，所有临时性的居民，包括军事人员、文职人员和其他派往该领土的人员将获准在拟议举行的公民表决中参加投票。

自1983年以来，法国已经建立并强化了它在新喀里多尼亚的军事存在。目前驻扎在新喀里多尼亚的法国军事人员和准军事人员有一万多人，新喀里多尼亚的人口略超过145,000人。这样一大批军事力量存在的目的就是要对新喀里多尼亚的当地人民进行压制和恐吓，阻止他们行使自己的自决权。目前法国对太平洋地区的政策成为该地区各国主要的关注所在。它拒绝给予新喀里多尼亚独立，在太平洋进行核试验计划以及试图在该地区进行恐怖活动仅仅是目前法国在南太平洋地区的政策和活动的一部分。

在大会本届会议期间，南太平洋论坛各国已分发了有关新喀里多尼亚的事实背景以及目前这一领土政治发展局势的文件。在十分认真地评价了该领土近年来的发展情况以后，已经提出了把新喀里多尼亚再度列入联合国非自治领土清单上的动议。我们相信，别无任何其它选择，只有使联合国积极地参与寻找一种公正地解决这一领土和太平洋地区问题的办法。把新喀里多尼亚重新列入联合国非自治领土清单上的这一做法并不伤害任何人。在过去30年中所制定的各种联合国的决议和原则必须得到遵守，并应把这些决议和原则应用于新喀里多尼亚的局势。

在捍卫正在进行斗争的新喀里多尼亚人民使自己摆脱殖民主义枷锁的权利的进程中，我们呼吁各会员国支持我们的行动。 我们就是根据实现非殖民化和人权的基本原则要求各会员国给予支持的。

在这一方面，我们以沮丧的心情注意到这样的报道，许多政府屈从于经济和政治上的压力，从而不敢坚持正确的事物。 法国政府所采用的这种伎俩表明它缺少尊重非殖民化原则的精神。 最令人感到痛惜的是，法国试图使用经济和政治影响使新喀里多尼亚人民无法得到它们所需要的国际支持。

对有关要求重新把新喀里多尼亚列入联合国非自治领土清单的第 A/41/L. 33 号决议草案的表决乃是对诚实和原则所进行的表决。 如果我们现在不确立新喀里多尼亚人民行使他们合法自决权的大方向的话，那么我们就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

马尔多维奇先生（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自从大会根据苏联的倡议通过具有历史意义的《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以来，四分之一世纪已经过去了，这项宣言曾庄严地宣告“有必要迅速和无条件地结束殖民主义的一切形式和表现。”（第 1514 (XV) 号决议）

由于世界各国人民强大的民族解放运动和联合国不知疲倦的努力，大量的新主权国家已经从过去殖民主义的废墟上出现了，并开始了独立发展的道路，这些主权国家目前正在对解决当今世界最紧迫的问题作出了根本性的贡献。

与此同时，在铲除殖民主义奴役制度的斗争中所取得的众所周知的负有重大意义并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成功的情况下，一个日益令人不能容忍的情况是，这种残余的可耻现象至今居然依旧存在，它提醒我们，在该项《宣言》中所宣称的最后目标还没有实现。 殖民主义依然没有得到彻底铲除。 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的死角依然毒害着国际气氛并成为紧张局势和冲突的危险根源，它威胁着国际和平与安全。

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它最令人厌恶的形式——种族隔离的主要残余势力今天仍然继续在南部非洲存在。比勒陀利亚的殖民主义的种族主义的政权继续悍然用高压手段践踏了南非和纳米比亚人民不可剥夺的自决权以及他们合法的梦寐以求的自由和独立的权利。种族主义者为了苟延残喘，它们对当地非洲人民所进行的恐怖主义和暴力行径已经升级到国家政策水平，它们对无辜的人民进行大规模的逮捕、野蛮的折磨并明目张胆地屠杀民族解放运动的成员。

它们公然无视大量的联合国决议，南非的种族主义政权继续其对纳米比亚的殖民地占领，种族主义政权剥削它们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并企图镇压在纳米比亚人民唯一和真正的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领导之下的纳米比亚的民族解放运动。多年以来，种族主义的比勒陀利亚政权一直接和间接地在美利坚合众国和某些其它西方国家的援助下——不仅阻挠实施联合国有关纳米比亚独立的决议，而且还寻求纳米比亚问题的新殖民式的解决办法。

在位于太平洋地区和毗邻地区的所谓小的托管领土和附属国领土上外国统治继续存在。

国际社会长期以来已经充分了解到在南部非洲和在托管和附属国领土上彻底并最终铲除殖民地统治死角的主要障碍。

联合国、不结盟运动首脑会议以及其它负有影响的国际论坛所通过的大量决议不断并清楚地强调了这样一个问题，未能实施有关非殖民化问题决议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殖民国家，首先就是美国和它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某些盟友们顽固地反对改变托管领土和附属国领土的地位，其原因就是由于这样做破坏了它们的经济和军事战略野心，这种立场是以《联合国宪章》以及联合国有关非殖民化的各项决议背道而驰的。



众所周知，在这些领地上的殖民政府为这些国家的垄断者提供极为有利的条件，以便他们通过肆无忌惮的掠夺和消耗当地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和非人道地剥削当地的劳力而获取巨额利润。另一方面，同这些殖民政府积极勾结的经济、金融和其他集团积极地推行全球帝国主义政策，旨在把这些殖民、托管和附属领地变为向邻近独立国家和大陆采取行动的“军事堡垒”、“桥梁”和“跳板”。

正是帝国主义国家和种族主义者之间的相互利益以及它们的经济、政治、军事、核和其他领域方面的合作，才是决定许多西方国家在关于南部非洲的整个非殖民化问题上所采取立场的主要因素。这点尤其反映在关于对南非实行制裁以及立即允许纳米比亚独立的国际会议上，并反映在今年召开的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第十四届特别会议，以及本届大会对有关议程项目的审议中。

帝国主义垄断者在这些所谓的殖民和托管小领地内找到了可以完全控制的富饶土壤。根据联合国有关这些领地情况的文件，外国垄断者在那里几乎控制了所有的自然和人力资源，并用来促进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最不关心当地人民的命运和幸福，他们的一切“慈善活动”都是旨在制止民族觉悟的发展，并为实施联合国关于非殖民化的宣言制造障碍。

这些管理国家说什么存在着某些“具体”条件，这些托管领地非常小，人口很少，而且还有所谓的“客观因素”，因此他们是在利用自己的影响来阻挠这些领地非殖民化的客观进程，他们是在企图把新殖民主义和半殖民主义的枷锁强加给当地人民，并使之合法化，为此他们打着所谓“联盟”、“共同体”和各种类型的“综合体”的旗号。

在这一方面，人们极其关注的是联合国南太平洋岛屿（密克罗尼西亚）托管地的局势，导致那里局势的原因是美国采取了非法行动，它对该领地实行分治，并把它变为自己的战略军事基地和殖民地。

美国违反《联合国宪章》、1947年的托管协定、联合国非殖民化宣言以及

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其他有关决定，继续无视它对“促进托管领地居民政治、经济、社会和教育发展以及帮助它们逐步实现自决或独立”所承担的义务。美国托管这一领地已有大约40年，它一直蓄意减缓该领地的社会经济进步，其明确目的在于阻止密克罗尼西亚人民走向独立发展的道路。美国企图把密克罗尼西亚完全变成它在西太平洋的战略军事堡垒，它已经建立并仍在继续建立新的导弹试验场、海军基地、军用机场、储存核武器、化学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贮藏设施以及其他军事设施。

美国对密克罗尼西亚采取的非法行动不仅阻挠了密克罗尼西亚人民实现其真正自决、自由和独立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而且严重地威胁着邻近国家的安全，并威胁着整个国际和平。它们是对联合国的公然挑战。

在这一方面，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团愿再次强调，密克罗尼西亚的前途问题是整个非殖民化问题的一部分，是殖民地国家和人民行使自决和独立权利的整个问题的一部分。根据《联合国宪章》改变密克罗尼西亚托管地性质的任何行动都只能根据安全理事会的决定进行。管理国家对整个托管领地或其部分领土所采取的单方面行动是非法和无效的。

帝国主义垄断者对于这些小领地继续进行殖民剥削，管理国家利用这些领地作为它们的军事基地，这些都极其严重地阻碍了这些领地的人民实现自决和独立，并阻碍了实施《宣言》的各项目标。

殖民主义者在关岛、波多黎各、密克罗尼西亚、迪戈加西亚、百慕大群岛和特克斯和开科斯群岛以及在其殖民和附属领地上部署军事基地的措施绝不是象他们所声称的那样有助于提高当地人民的就业水平。这些基地是镇压民族解放运动的堡垒，它们维护着殖民大国的军事存在，并违背了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利益。

在实施《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方面人们作了大量的工作，并取得了许多积极成果。为了一劳永逸地消灭过去的可耻现象，联合国必须作出新的努

力，以早日和完全实施历史性的第1514(XV)号决议中所规定的非殖民化的最终目标，这一决议载明了关于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的宣言。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团强烈希望，各国人民争取摆脱殖民主义、压迫和种族主义的正义事业将最终取得胜利。我们将毫无疑问地结束我们时代的最可耻现象，即南非的种族隔离。关于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的历史性宣言必须得到完全实施。

大会如果通过载于文件A/41/L.36号的决议草案，则将对上述目标作出贡献。正因为此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已成为该决议草案的提案国之一，这一草案是由一些不结盟和社会主义国家提出的。

博斯托维奇先生(波兰)：自从第1514(XV)号决议及《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通过以来，世界上已发生重大变化。数亿的人民获得了自由并一直在享有自由的幸福。几十个独立国家已经诞生，它们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日益重大的作用。

虽然殖民主义作为一个体系已经瓦解，消灭其最后残余的任务至今还没有完成，而且我们都知道，关于非殖民化的宣言还没有得到完全实施。世界上仍有一些人民在殖民枷锁和种族主义压迫之下遭受痛苦，这些人民生活在太平洋和大西洋或加勒比的一些小领地上，更不用提纳米比亚的突出事例。这些领地的人民提醒我们：我们面前仍有重要的任务需要完成。

纳米比亚问题是对国际社会在非殖化进程中所作出的努力的一项特殊的考验。尽管得到普遍的支持，但是国际上接受的实现纳米比亚独立的计划仍然是一纸空文，因为某些西方大国坚持把执行这个计划同枝节的问题联系起来，这种做法一向得到联合国的坚决反对。

在附属领土名单上的18个地区中的大多数地区的局势并不能使人感到非常乐观。这些领土仍然管理不当，受到管理当局的剥削，管理当局的军事和经济利益对执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造成了主要的障碍。

非殖化特别委员会的报告清楚地表明，管理当局否认独立和自由的权利，并且强加各种新的政治和经济依赖关系。以密克罗尼西亚为例，美国把这块领土作为军事基地，来维护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利益。把密克罗尼西亚分裂成为四个部分，并且强加“联邦”或“联盟”的新殖民主义地位，这就违反了《联合国宪章》、1947年的托管协议以及《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协议中没有提到密克罗尼西亚人民实现独立的可能性。在另一方面，全世界都亲眼目睹企图使这种吞并合法化的行动。正如出席二十四国特别委员会和第四委员会的那些请愿者所强调指出的那样，在密克罗尼西亚所进行的公民投票并没有体现出当地人民的真正愿望，因为并没有告诉大多数选民选票中的利害关系是什么。有人还企图越过安全理事会，根据《联合国宪章》，安理会是具有权决定终止托管协议的唯一机构。

自决的原则是不可分割的。不能根据领土的地理位置或人口的多少来有选择地使用这项原则。我国代表团将支持联合国采取的所有措施，以便促进至今一直被剥夺自己的自由和独立，并且违反其意愿和愿望的这些领土和人民的真正非殖化。必须采取更坚定的行动，以便从地球上消除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

毛瓦拉女士（萨摩亚）：《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是国际法在非自治领土方面发展的一个重大的里程碑。这项宣言同第1541（XV）号决议奠定了国际社会判定非自治领土的原则和标准。在很大的程度上由于这些原则和标准的实行，联合国的会员国已经从原先的51个国家增加了将近两倍。大约有100个国家象我国一样曾经一度在远方大国的管理之下，这些国家的代表现在以主权独立国家的大家庭中的平等成员的身份坐在这个大会堂里。这是我们大家都可以感到自豪的一项成就——是政治秩序的一项重大转变。

但是，无论怎样考虑过去的成就或者感到自豪，这都不是大会每一年审议这个项目的理由，这个项目仍然列入我们的议程，这是因为这项工作还没有完成。还有一些国家和人民还没有获得自由，他们的愿望要求我们加以注意。这些国家无论大小，都有权利向我们这些已经自豪地获得独立的国家一样从执行联合国的非殖化原则中获得利益。每一年通过这一项目我们提醒自己注意这些国家的愿望和斗争，并且重申这些指导我们实现自治和独立的原则。

这种提醒是必要的，也是有益的。一旦实现政治自由，我们的许多国家就开始解决其他问题。我们中间的一些国家已经开始为国家的政治或经济生存进行艰苦的斗争。由于各种理由，我们发现自己不能够对剩余的非自治领土，其中大多数是远方的小领土给予恰当的注意。

其中一块领土新喀里多尼亚同萨摩亚处在世界上的同一区域——南太平洋。斐济常驻代表已经代表南太平洋论坛的七个都是联合国会员国的成员国就这一领土的局势作了发言，并且表明南太平洋论坛的成员国相信，新喀里多尼亚应当重新列入非自治领土的名单。萨摩亚完全赞成他在发言中所提出的这一立场。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我们信任联合国；我们信任非殖化宣言以及已经改变我们区域政治地图的非殖化原则。我们这样做，是因为萨摩亚在联合国组织之下实现非殖化的民族经验使我们相信，有联合国的参与比没有联合国的参与更能够持久地解决新喀里多尼亚的公认的复杂局势。我们这样想，也是因为6年来南太平洋论坛作出了耐心的努力，同管理当局就新喀里多尼亚的未来进行对话，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努力并没有导致标志着南太平洋区域主义的平静和建设性的合作。法国宣称属于南太平洋，但是法国对新喀里多尼亚问题的态度并没有体现出南太平洋的意识。和平的途径是对话、妥协和协商一致意见的道路。法国在同新喀里多尼亚中的自己的国民打交道，或者同南太平洋论坛成员国政府打交道的时候，很少表现出这些特点。同南太平洋论坛的所有其他成员国一样，萨摩亚对此表示遗憾，并且希望情况不是这样。

全体论坛成员正是出于这种对法国的遗憾和善意，我们才极其谨慎和克制地在大会上提出新喀里多尼亚问题。我们向大会提出的是一项技术性提议，其中没有对法国的政策或动机进行任何评论和判断。会议早期散发的A/41/668号文件中的背景文件补充了我们的提议。这份文件是客观和公正的。它对联合国在过去几年中的作法和先例进行了仔细的分析和回顾，它概述了适用于这一问题上的原则和国际法。该文件得出的结论如下：

“根据《联合国宪章》和《非殖化宣言》的规定，新喀里多尼亚显然是一个非自治领土。因此，必须根据《宪章》和《非殖化宣言》的规定来处理它的非殖化问题。作为管理当局，法国根据《宪章》第七十三条<sup>B</sup>和《非殖化宣言》负有义务。南太平洋论坛的成员认为，应该重新将新喀里多尼亚列入非自治领土，并呼吁最广泛地支持它们的要求。”（A/41/688 英文本第10页）

这实质上就是我们现在的问题。我们的提议反映了这些结论，并请求法国政府在重新列入之后与联合国进行合作。即使是在现在，论坛政府仍然希望，能够克服区域一级上谈判出现的失败，以取得一个所有各方都能接受的新喀里多尼亚解决办法。

某些代表团是否认为，新喀里多尼亚提出了新的问题，其实不然。这是一个传统的殖民局势。就法国和联合国而言，它连一个新的问题都算不上。大会一直在处理这一问题。20年前，法国最后一次就其海外一个领土的地位向大会提出质疑。一些类似的情况是很说明问题的。法属索马里兰也由十分复杂的人口组成，在公民权问题上和法国有争议。法国说，这些问题不属于联合国的职权范围。然而，大会在1965年的第2105(XX)号决议中，仍然将法属索马里兰重新列为非自治领土。

法国宣布打算进行公民投票，在投票中提出加强地方自治或独立这两个选择，还说联合国在这中间没有可以发挥的作用。但尽管如此，大会在第2228(XXI)

号决议中明确无误和以压倒多数地宣布，它可以合法地发挥作用，监督这片被法国当作是一部分的领土上的发展事态。最终和不可避免的是，法国必须作出妥协，承认该领土上人民的合法愿望。法国不能维持其绝对主义的立场。1977年，法属索马里兰选择了独立，作为吉布提共和国正确地来到了我们中间。

萨摩亚和我们一起提出这一倡议的南太平洋论坛成员只是希望，大会能够向新喀里多尼亚人民保证，它将同样进行必要的监督，以确保和保障他们的自决权。

新喀里多尼亚局势中的事实是明确的，值得大会全体成员毫不含糊地支持论坛的立场。到现在为止，我一直是在谈论南太平洋论坛的动机，因为有人企图污蔑我们这些动机。现在，请允许我简单地谈一谈问题中的某些基本事实。新喀里多尼亚不是巴黎的郊区，而是南太平洋中的一组岛屿，其管理权远在2万公里之外的欧洲。我们已经看到，这一事实在过去一年中得到了明确的表现。以前的法国政府曾经和新喀里多尼亚人民进行了谈判，并承认和接受新特里多尼亚将不可避免地继续与法国保持关系的情况下走向独立。但法国后来又否定了这一切。法国本来承认，新喀里多尼亚的土著人民——即卡纳克人是该领土上的最早的居民，因此本来就拥有独立的权利。但法国后来也否定了这一点。在向非殖化这样重要的问题上，管理国会承担义务，一会又单方面地废除这些义务，以推行一种起源于欧洲、而不是南太平洋的政治理论，这是我国政府不能接受的。

现在，即将进行公民投票，在这场投票中，没有就各种选择通过广泛的政治妥协进程与该领土的人民进行谈判。这次投票表面上似乎提出了独立的建议，但法国却没有象以前的法国政府在许诺独立时那样，提出任何保证支持和协助。如果我们现在对投票的条件理解得到了证实，那么投票不会提出一个真正的选择。当有关的法国部长能够象10天前一样说，排除新喀里多尼亚独立的可能性时，投票当然不会提出一个真正的选择。因此，现在需要联合国介入，以确保新喀里多尼亚人民能够根据《非殖化宣言》享有合法权利。

和每一个区域组织一样，南太平洋论坛对本地区的发展以及影响着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的事态表示关心。尽管南太平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舞台，但却一直没有出现动乱和不稳定现象，引人注目。除了一个例外——巧得很，这同样牵涉到法国政府，本地区内的前殖民领土都是极其和平地过渡到自治政府和独立的。在整个进程中，管理国和它们的殖民领土一直在协调和相互尊重的气氛中工作。正如斐济代表所说的那样，在很多情况下，联合国除了发挥重要作用、向国际社会保证它所规定的关于非自治领土待遇原则得到尊重之外，联合国还为解决自己的困难问题作出了宝贵和巨大的贡献。

我们唯一的动机就是确保新喀里多尼亚人民同样有和平发展的机会。只要法国不承认独立运动的永久现实，新喀里多尼亚——随后是我们整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就面临着威胁。因为我们首先考虑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不管法国政府对新喀里多尼亚作出什么决定，它影响到的将不仅是新喀里多尼亚居民，而且也包括我们所有生活在南太平洋的人，我们有理由今天在这里说明我们合法的区域关注。

在过去几年中，值得庆幸的是，引起我们重视的本地区内的问题一般没有要求联合国卷入，以取得一个公正和原则的解决。确实，在这一方面，我们的幸运与其他地区形成了对照。我们地区没有种族隔离、纳米比亚、巴勒斯坦人民权利等问题；这些问题牵涉到基本权利被剥夺，使得人们对这些地区内外的所有人的权利和自由产生疑问。但在我们区域内，我们有自己关注的问题。

新喀里多尼亚局势就是其中之一。我们要求，这种局势对我们的重要性得到所有其他地区的承认。我们要求，我们对防止这一问题变成一个可能对我们地区造成持久的紧张和不稳定的问题的关注得到支持。我们要求所有国家和我们一起谋求联合国建设性的参与，我们要求联合国在非殖化进程中的历史性作用得到重申。

我们是一个小国地区。我们把问题建立在《联合国宪章》和《非殖化宣言》以及尊重原则和先例的基础上。我们不能与某些国家相比，它们要求会员国根据



政治忠诚或在一些支节问题上采取的立场就这一问题作出决定。 这些问题与新喀里多尼亚是毫不相关的。 我们不能威胁、哄骗、或者欺压别人,这是这些岛屿小国占不上边的奢侈品。 我们不能够答应给经济或政治好处,以换取对这一问题的支持。 即便我们能够作到,我们也不会这样作。

因为我们今天向大会发出的呼吁的力量必须取决于我们努力维护的原则。 它将考验这些原则今天是否仍然有效。 我们这些联合国会员国一再保证维护《非殖化宣言》。 我们现在要求再次这样做,并在新喀里多尼亚问题上维护《宣言》的有效性。 我们要求在联合国大会,在小国和弱国的利益应该与大国和强国的利益一视同仁的大会堂里这样做;在这里,应该根据原则审查问题,而不是从大会能够对问题施加的政治压力的角度来进行权衡。 我们将新喀里多尼亚问题提交给大会,因为我们深信,联合国的继续参与是其历史性和成功的作用之一,时间或外部政治压力都没有使它衰弱。

加尔瓦洛夫先生(保加利亚):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的问题继续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 这是十分自然和符合逻辑的,因为所有形式和表现的殖民主义是一种与时代不合的事物。 尽管自联合国成立以来,一百多个殖民和非自治领土成功地摆脱了殖民统治,但实现神圣的、不可剥夺的自由、自决和民主独立的权利对南部非洲、太平洋、印度洋和大西洋以及加勒比海的一些人民来说仍然是一种梦想。 这些国家、领土和人民继续遭到无情和残酷的殖民剥削和掠夺。 这些殖民领土已变成帝国主义军事、政治、经济和思想扩张以及对主权国家和人民执行其侵略计划和阴谋的跳板。 所有这一切给老的紧张和冲突温床火上浇油,并挑起新的紧张和冲突,从而恶化了国际局势,并对世界和平与安全构成了真正的威胁。 一系列联合国决定谴责殖民主义和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危险后果。 正如26年前根据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倡议通过的《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指出的那样:

“使人民遭受外国奴役、统治和剥削是剥夺基本的人权，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并且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障碍物。”（第1514(XV)号决议，英文本第1段）

生存问题和关于实现民族、地区和全球利益的新的国际现实要求国际社会加倍努力。当今的现实还要求一种完全不同的态度、新决定和新思想。新态度和新决定在非殖化领域中也是需要的。今天，仅仅通过决议支持仍在殖民统治下的人民是不够的。我们完全支持并赞成这样的看法，即

“我们的任务是重新确定优先项目新标准，重点放在各国的实际步骤上，并加快非殖化进程”。

我们满意地注意到，在这次第四十一届联合国大会期间，在这一方面提出了一些有趣的建议和想法。我们同意，联合国、大会、安全理事会和非殖化特别委员会应该更加关心非殖化问题。

确实，自1960年通过《非殖化宣言》以来的20多年中，40多个原非自治领土获得独立。然而，彻底消除殖民主义的最后残余仍然是我们的目标。大约20个殖民和附属国家和领土的人民至今仍未获得独立。它们继续期待联合国作出具体和有目的的努力，以使它们能够毫不拖延地充分行使其不可剥夺的自决和独立的权利。

不顾世界公众舆论和对纳米比亚有唯一合法的管理权的联合国的有关决定，纳米比亚人民仍然被剥夺其不可剥夺的自决、自由和独立的权利。

南非种族主义政权通过不断骚扰、监禁、折磨和残酷地屠杀无辜的人民，迫使整个社区迁移，以及各种其他不人道的做法继续实行恐怖统治。任何被怀疑为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成员或其支持者的人是这些残酷的袭击的主要对象。占领政权继续使纳米比亚军事化，它在那里驻扎了10多万名士兵，并建立越来越多的军事基地。它继续征兵，并使用雇佣军参加灭绝种族的暴力，它这样做是企图动摇纳米

比亚人民和邻近的非洲国家的意志。

主要的障碍是，种族主义南非政权顽固地拒绝执行联合国决议，并企图通过建立傀儡机构，列入1985年6月17日宣布的“临时政府”强行推行“内部解决”。南非的这一政策暴露了比勒陀利亚企图公然对抗载于作为持久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基础的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联合国纳米比亚计划把一个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方法强加于人的野心。

在执行给予纳米比亚独立的联合国计划方面缺乏进展，这也与和南非政权“建设性接触”的可耻的政策以及某些西方国家与该政权进行政治、经济和军事合作有关。这种合作巩固了南非政权，加强了对纳米比亚掠夺性的殖民剥削，并阻碍了给予纳米比亚人民独立和自由。

1986年6月16日至20日在巴黎举行的制裁种族主义南非世界大会通过的最后宣言中第41段强调指出：

“……某些西方国家和其他国家的政府以及一些跨国公司，与种族主义政权积极合作……从而使该政权得以加强其军事机器和镇压机器。这鼓励该政权奉行试图把在南非和纳米比亚的种族主义统治永久化的灾难性方针”(A/41/434)。

无疑，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领导下正在进行一场英勇斗争抗击侵略者的纳米比亚人民，迟早将实现自己自由与民族独立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首先理解非殖化的问题是不可分割的。因此，我们还极为注意小殖民领土上人民的情况，根据非殖化宣言，这些领土完全有自决的权利。宣言指出：

“应在托管和非自治领土和所有其他还未实现独立的领土上立即采取步骤，根据它们自由表达的意愿和愿望、而且不论种族、信仰和肤色如何，把所有权利移交给这些领土上的人民，以便使他们能够享受充分的独立与自由”。

该宣言的规定是如何实施的呢？我们真能够说管理大国已经履行了它们的义务了吗？

从24国特别委员会的报告中可以看出，非殖化的进程遇到了来自管理大国方面的严重障碍。这些国家使用新的手段和方法，在它们的权利范围内尽了一切力量以新殖民主义、统治和依赖关系来维持有关领土。这一政策的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最近在密克罗尼西亚发生的事件。1986年11月3日，美国宣布，密克罗尼西亚的三个部分——北马里亚纳群岛、马绍尔群岛和密克罗尼西亚联合州——取得了称为与美国“联邦”和“联系”的地位。这些行动不仅不符合、而且违反《联合国宪章》，特别是其第76(a)和(b)条，以及1947年托管协议和给予殖民地国家与人民独立宣言。

美国对密克罗尼西亚政策的主要目标，是把这一处于战略地位的联合国托管地变为其西太平洋的军事跳板，以保证对地球上一个很大地区的控制，并统治那里的国家。

《联合国宪章》第75条(a)规定了托管体系的主要任务为“……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第84条指出：“管理当局有保证托管领土对于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尽其本分之义务”，而美国违反这些条款规定的义务，迫使密克罗尼西亚的帕劳岛接受一些协议，这些协议将允许核武器穿过托管领土、港口访问和美国载有核武器的舰只与飞机登陆。根据美国新闻界的报告，这些协议使五角大楼有机会在这些岛屿上储存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夸贾林环礁岛已经被变成巨大的洲际弹道导弹试验场。

密克罗尼西亚的军事化形成对亚洲与太平洋地区安全的严重威胁。这就是为什么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与其他社会主义和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坚决反对使密克罗尼西亚新殖民地位永久化及使其变为美国军事、政治扩张主义跳板的一切企图。密克罗尼西亚前途的问题是非殖问题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只要密克罗尼西亚的人民没有机会行使他们自决与独立的合法权利，联合国就继续对该领土负有责任。

历史性的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象以前一样是非常典型的。该宣言将继续是这方面的典型宣言，直至殖民主义的一切残余被从地球上消除。联合国应义不容辞地尽一切努力以加速实现这一崇高目标。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忠于自己的一贯政策，将继续全心全意地支持反对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制度的人民的正义斗争。

裴春宁先生（越南）：1960年12月14日，本组织在其第1514(XV)号决议中通过了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的宣言。这一重要宣言是社会主义、民族解放和其他进步力量强大斗争的结果。

在过去26年的发展道路中，联合国通过了很多重要决议，以期加速执行这一决议。在纪念其10周年和后来的20周年中又制订了充分执行该宣言的行动纲领。大会、安理会和关于执行该宣言情况的特别委员会每年都通过决议、决定和建议，其目的就是尽快和无条件地结束殖民主义的一切形式和表现。这些文件形成所有国家为自决与独立权利进行斗争的法律、道义和政治基础。

由于所有社会主义和爱好和平与正义力量的声援与多方面的支持，殖民国家的斗争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摧毁了旧的殖民主义，使新的殖民主义深深陷入新的严重危机。结果，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加勒比和大西洋地区的70多个国家的几亿人民取得了政治独立，正在开始经济独立的进程。这些新独立的国家已成为不结盟国家运动、77国集团、以及联合国的成员，从而形成改造世界命运、和实现我们当代共同目标、即和平、安全、民族独立、合作与发展的斗争中的重要力量。

去年，联合国创立已四十周与载于第1514(XV)号决议的宣言通过二十五周年出现了具有意义的巧合。这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来回顾所取得的成就，采取必要的步骤来完全和迅速地根除殖民主义的最后残余。当时通过了重要的决议，决议确认和重新确认了各国自决和独立的权利，无论其领土大小、地理位置如何、人口多少和自然资源是否有限；各种形式的殖民主义，包括种族主义的继续存在被

谴责为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各民族使用各种适当的手段，包括进行武装斗争来解放自己这一不可剥夺的权利得到了承认；它还向国际社会呼吁，加强其对各民族及其解放运动的声援和增加其物质和道义支持。

但是，时至今日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份子对国际社会的这一要求置若罔闻；相反，它们继续顽固地维持对纳米比亚和许多小的领土的统治。

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在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举行的第八届首脑会议上，

“欢迎在执行《宣言》所取得的成就……”但是，对殖民主义国家继续阻挠和妨碍完全根除各种形式的殖民主义的斗争感到不安。（A/41/697，英文本第21页，第269段）

在联合国结束了南非对这片领土的托管二十年后，比勒陀利亚在纳米比亚仍然维持其非法统治，残酷地镇压纳米比亚人民，把纳米比亚领土用以发动对安哥拉和其他前线国家的袭击，从而给该地区的其他国家造成了不稳定。今天，我们看到纳米比亚事件与南非的事件是密切联系的。在南非的南非人民在比勒陀利亚政权的殖民主义枷锁下受苦，无辜的人们变成了种族隔离残暴政权的受害者。这一政权已经为国际社会谴责为反对人类的罪行。

十分明显的是，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之所以能向国际社会提出挑战，是因为它得到了某些以执行所谓积极接触的帝国主义国家的保护和勾结。没有这种勾结，南非就不能继续占领纳米比亚，不能不断袭击前线国家，特别是安哥拉、莫桑比克和津巴布韦，并给它们带来不稳定。

有效地为尽早根除种族主义政权作出贡献的办法是安理会应尽早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通过对南非种族隔离政权实行全面的强制性制裁的决议。国际社会应加强其对在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下的南非人民和在西南非人民组织领导下的纳米比亚人民进行的解放斗争的声援和多方面的支持。最近在不结盟运动国家和政府首脑第八届会议上通过的特别呼吁，以及第十四届特别联大通过的重要决议，都是与这精神一致的。这只是无数此类努力的几个例子。越南完全同意上述的

呼吁和决议，重申声援纳米比亚人民的斗争，强烈谴责企图把纳米比亚独立问题与古巴军队从安哥拉撤出问题联系起来，要求立即执行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

除了南非和纳米比亚以外，殖民主义在世界的许多地区仍然存在。

第八届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确认西撒哈拉问题是一个非殖民化问题，只有在保证西撒哈拉人民能够充分行使他们自决和独立的不可剥夺权利的条件，才能得以解决，并呼吁摩洛哥王国直接与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政府举行会谈，以尽早地为该问题找到一个公正持久的解决办法。

在南太平洋，以卡纳克社会主义民族解放阵线为代表的新喀里多尼亚人民一直为把自己从殖民统治的枷锁下解放出来而进行的斗争。南人民完全支持这一爱国斗争，与南太平洋论坛和许多其他国家一道共同努力，敦促把新喀里多尼亚重新列入联合国的非自治领土的名单上，并为此作为决议草案A/41/L.33的共同提案国。

至于密克罗尼西亚，管理国没有履行《联合国宪章》规定的职责，却通过破坏其经济基础结构、把该领土分而治之并变为新殖民地。

在此，特别是在关岛和其他如波多黎哥和毛里求斯的查戈斯群岛这些其他领土上，美国建立了包括各种基地和设施的巨大军事综合设施。特别是在迪戈加西亚的基地是要在该地区的国家制造不稳定，从而严重地威胁着世界和平与安全。

面对这些事态发展，国际社会必须采取坚定的措施，制止帝国主义份子和殖民主义份子企图阻挠殖民地人民行使自己自决和独立权利的阴谋，从而推动迅速和充分执行第1514(XV)号决议和根除殖民主义的所有残余。

越南人民这个受到已故的胡志明主席关于：“最为宝贵的莫过于独立与自由”的教导而受到鼓舞，并在独立斗争中蒙受巨大牺牲和千辛万苦的民族，强烈谴责任何要拖延执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1514(XV))的企图。我们相信，为民族独立而进行的斗争，是消除各种形式殖民主义的合法手段。我们的心声是永远与那些为自决和民族独立这一神圣的不可侵犯的权利而斗争的民族在一起。

我们坚信，各民族伟大的共同事业是必定会取得胜利。

切萨尔先生（捷克斯洛伐克）：人们正确地把联合国在非殖民化领域内取得的成功看作是联合国存在历史上取得的最伟大和最重要的成功之一。联合国自成立以来向殖民地和附属领土等民族解放运动提供的积极、道义和政治支持极大地推动了这场斗争取得重大成功。已经取得独立的国家坚决地走上了政治独立和社会发展的道路，它们对世界政治、以及决定整个星球未来中的影响一年比一年增加。

通过《关于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是联合国在非殖化活动中的一个里程碑，我们去年纪念了该《宣言》通过25周年。人们正确地把《宣言》看作是联合国最重要的文件之一。在《宣言》通过那个时候的条件下，《宣言》标志着殖民奴役的政治和军事体制存在的最后阶段的开始。《宣言》和《联合国宪章》一起在国际法上形成了消除受到殖民统治的各国人民的奴役和依赖的基础。《宣言》提出了一个反对殖民主义的政治方案，这已经成为团结反殖力量，在世界范围内为所有各国人民行使自决和独立的权利进行斗争的基础。

尽管联合国在非殖化领域内取得了不容置疑的成功，但迄今为止尚没有完成《宪章》在这一领域内给予联合国的任务，完成解放被奴役国家的进程仍然是联合国和整个国际社会的一项紧迫任务。尽管庞大的殖民帝国已经消失，但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还有待于取得成功。在殖民主义的地图上仍然可以看到为数众多的领土仍在殖民主义和改头换面的殖民主义下呻吟。因此，联合国的所有会员国必须团结一致，以消除所有形式的和表现的殖民主义。

今年，联合国更多地注意到某些重大的殖民问题和这些问题带来的消极影响，主要是召开了非洲危急经济局势和纳米比亚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

关于纳米比亚的特别联大是今年在巴黎和维也纳召开的国际会议的主题，特别联大突出地强调了使纳米比亚人民无法根据《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的其他决定自由行使自决权利的关键问题。这主要包括南非军队非法占领纳米比亚、某些西方国家的经济利益集团进行掠夺、它们试图最大限度地开采纳米比亚的丰富自然资源，试图把一项新的殖民主义解决办法强加给纳米比亚人民。因此，我们今年不得不又一次说，尽管国际社会作出了重大努力，尽管纳米比亚人民为民族解放作出了英勇的



斗争，但纳米比亚仍然没有获得自由，这使我们感到非常遗憾。比勒陀利亚政权由于一直得到它最密切的盟国——美国和某些西方国家的支持和援助，得以维持对纳米比亚的殖民统治。这些国家多次阻碍安全理事会通过本来可成为消灭南部非洲的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的最有效措施的强制性经济制裁。

纳米比亚人民在努力取得不可剥夺的自决和独立的权利中完全有理由期待着联合国向他们提供立即和有效的援助。因此，我们强烈要求立即结束南非对该领土的殖民统治，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以及大会在这方面通过的决议。

在第四委员会以及在大会的审议中，一些代表团对太平洋岛屿托管领土的形式表示严重关切，这是因为美国滥用它作为该领土管理国的授权。美国管理太平洋群岛伊始，它就试图加强该托管领土的经济依赖性，并利用这些岛屿来推动自己的军事战略利益。

现在，我们正在目睹美国政府加强努力，把密克罗尼西亚排除在托管体制之外，在人为分治的国家实体的头上强加所谓自由结合的不平等协议，并以此为掩盖实现对它进行直接吞并的合法化。美国已经把太平洋岛屿分为这些国家实体。在托管理事会第53次会议上，美国违反《联合国宪章》，竟然使关于结束对密克罗尼西亚的托管协议的建议获得通过。

在这方面，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愿强调，根据《宪章》第83条，联合国在涉及战略区域，包括结束托管协议或可能修改或改变这种协议的职能均应由安全理事会行使。因此，对毫无疑问是战略领土的密克罗尼西亚地位的任何改变只能由安全理事会作出。

尽管我们的注意力集中于纳米比亚和太平洋群岛的形势，但我们不能忘记波多黎各和其他所谓非自治小领土。联合国非殖化机构的审议表明，在这些领土上仍然存在殖民主义的表现，某些区域被用于军事目的，直接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我们认为附属领土的核军事化以及逐步被并入星球大战思想是特别危险的。

非自治领土尽管面积很小，但是却具有军事重要性，并且给跨国公司带来了大

量的经济利润。这是因为可以从当地居民中招收廉价劳动力，并且可以利用这些领土上的自然资源。来自旅游、贸易或金融这些新经济部门的收入一直在提高，但是附属领土上的人民从中却得不到任何利益。

不实现经济独立就不可能完成非殖民化进程。有关领土上的人民必须把自己从经济领域和文化、教育和新闻领域的殖民结构中解放出来。

联合国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的审议工作已经表明《非殖民化宣言》和联合国随后的方案决定仍然是讨论的对象。我们的任务是将其内容变成无疑将有利于全面改善国际关系的具体措施。我们认为在这方面重要的是要回顾《非殖民化行动纲领》，该纲领指出使国家遭受外国统治的行为严重地阻碍了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阻碍了各国间发展和平关系。

联合国这份基本文件的切实可行的逻辑与今年6月举行的华沙条约成员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上所拟订的建议是一致的，举行这次会议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全面国际和平与安全制度。

捷克斯洛伐克支持为自由和独立进行斗争的国家。我们认为成功地完成非殖民化进程是当代最重要的任务之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积极参与非殖民化委员会的工作，成为有关非殖民化的几项决议草案共同提案国的理由。

奥列兹沃伊先生（蒙古）：大会再一次讨论《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执行情况的问题。

《宣言》的历史意义已经得到广泛的承认：1960年在苏联的倡议下这项宣言得到讨论并且通过，从而成为联合国为消除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所作努力中的一个转折点。今天《宣言》继续有力地推动着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为争取自决和独立所进行的斗争。的确，自从1960年以来拥有成千上百万人口的50多个国家获得了独立，成为联合国的正式会员国。殖民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已经垮台。但是，我们必须再一次强调《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合法性和重要性，《宣言》强调：

“有必要迅速无条件地结束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殖民主义”（第1514(XV)号决议）。

非殖民化问题之所以紧迫是因为殖民主义残余仍然继续在世界不同的地方存在。

某些帝国主义大国目前执行的殖民主义政策有一种非常危险的趋势：它们不仅打算把这些领土维持在殖民主义的统治下，而且还企图把这些领土变成自己军事和战略利益的对象。因此本组织会员国的责任是果断采取行动以迅速无条件地执行上述历史性《宣言》的各项条款。此外，《联合国宪章》敦促所有国家通过作出共同努力以完全彻底地从地球上消除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

作了这些一般性发言之后，请允许我详细地谈一谈与正在审议的项目有关的某些具体问题。

目前最令人不安的殖民主义问题仍然是纳米比亚问题。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不顾全世界的谴责和要求，不仅继续坚持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国际领土，而且还继续向这个国家推行其令人厌恶的种族隔离政策。南非政权还向独立的非洲邻国进行侵略行为，进一步犯下罪行。我们必须指出正是某些西方大国的公开和秘密的援助和支持才使比勒陀利亚政权得以存在，并且正是这种援助和支持鼓励该政权犯下了这些罪恶行为。

在这方面蒙古代表团再一次谴责比勒陀利亚政权，要求立即结束其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政策，停止对独立邻国的侵略行为。我们还要求西方大国，首先是美国，立即停止与比勒陀利亚政权的合作，从而履行自己的国际责任。

蒙古代表团还认为安全理事会早就应该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实行全面强制性制裁。我们还认为国际社会应该继续向纳米比亚土著人民和他们的民族解放运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提供一切援助和支持。

充分执行最近在维也纳举行的纳米比亚问题国际会议和今年9月召开的大会特别会议所通过的所有决定无疑有助于加强国际社会为结束南非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有助于加速根据联合国有关决议给予纳米比亚独立。

还有其他领土和人民遭受着殖民主义罪孽的迫害。密克罗尼西亚、马尔维纳斯、波多黎各和其他一些领土仍然在冗长的附属名单上。世界上所有进步人民都特别对联合国托管领土密克罗尼西亚目前的局势感到担忧。最近所发生的事件清楚地证实这一问题的紧迫和严重性。

正如所有代表仍然记得的那样，在1986年11月初，美国行政当局专横的宣布，北马里安群岛、马歇尔群岛和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州获得“联邦”地位并与美国“结盟”。行政当局想要躲避联合国，特别是躲避安全理事会来改变联合国托管土地地位的决定应该被认为是非法和无效的。我无须指出，根据《联合国宪章》第83条，象密克罗尼西亚这样的战略托管土地地位只能通过安全理事会的决定进行变革。因此，本组织及其会员国有义务阻止美国维持其对密克罗尼西亚的殖民控制。此外，正如世界报界所报道的那样，行政当局正在筹划一项在这些领土上布署核武器的计划。美国政府对密克罗尼西亚所采取的新殖民主义政策对整个世界，特别是对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构成严重的威胁。将密克罗尼西亚变为核武器和其他各类武器的试验场所还显然违背了《联合国宪章》的各项条款，特别是违背了第84条。

蒙古代表团作为一个亚洲国家谴责这种行径，并呼吁行政当局立即根据联合国非殖化宣言给予密克罗尼西亚独立和自由。

蒙古充分支持帕劳人民要求获得独立和不使自己的领土被用作部署和储存核武器基地的愿望。我们认为将于1986年12月2日在帕劳举行的所谓新的公民投票是其吞并政策的一部分，并且是管理当局旨在将其殖民愿望强加于该托管领土人民头上所采取的新的伎俩。

我国代表团不但支持密克罗尼西亚的自由与独立，而且同其他各代表一道强烈反对任何为军事目的而使用殖民领土。在这方面，我们认为，包括密克罗尼西亚、关岛、波多黎各、迪戈加西亚岛、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和所有其他剩下的非自治领土都必须立即非军事化和非殖民化。

我所要强调的另一重要点是管理当局和外国跨国公司对殖民国家人力和自然资源的残酷剥削和掠夺。大家都知道，许多西方国家和他们的跨国公司在纳米比亚和其他殖民国家活动，并从他们在这些领土上的投资中获得巨额利润。在此方面，我国代表团呼吁西方国家采取旨在停止它们国民和公司对于非自治领土剥削的严厉措施。

鉴于上述，蒙古完全赞同不结盟国家的观点，在哈拉里举行的第八届首脑会议上，它们坚定地谴责了对殖民领土资源不断加剧的剥削和为军事目的而使用该领土。

我国代表团还愿借此机会强调联合国及其24国特别委员会在非殖化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和将继续发挥的作用。我们特别高兴地注意到，在自从上届联合国大会召开以来的时间内，24国委员会在古巴奥斯卡·奥拉马斯-奥利弗大使的领导下，已经作出了许多重大决策。我们希望，这些决策以及24国委员会在其报告中所提出的各项建议能够适当地反映在今后大会各项决议中，并得到充分实施。

喀姆拉里亚先生（法国）：我饶有兴趣地听取了我的同事们在这次辩论中关于新喀里多尼亚问题的发言。他们当中大多数都代表着南太平洋论坛成员国，该论坛主动要求大会将新喀里多尼亚列入《宪章》第73条所管辖的领土名单上。

这一作法是毫无道理的，寻找麻烦并令人吃惊的。

这是毫无道理的。法国代表团已经向所有有关国家的使团送交了一份备忘录，提供了有关这一法国领土的明确和全面的资料，并详细地阐明了法国政府的立场。

我只想回顾几点基本内容，以便表明这一要求是毫无道理的，表明其在一种极其异乎寻常的区域背景内的真正重要性。

同斐济代表今天早上所说的相反，法国政府的备忘录已经详细地对这一决议草案的共同提案国提出的错误的法律观点作出了答复。让我们直接触及问题的实质，让我们坦诚公开。论坛国家所说的实际上是什么呢？它们宣称，新喀里多尼亚是非自治领土，因此，属于联合国的职权范围之内。我要向大会指出，这些说法是错误的。

现实又如何呢？确实，新喀里多尼亚地处太平洋，远离法国的欧洲领土。同样正确的是，历史使得这些不同血缘的人们在一起生活。今天，这一多种族的社会包括美拉尼西亚人、欧洲人、波利尼西亚人和亚洲人，他们必须共同生活，彼此相安无事。但是，即使人们根据这一决议草案的共同提案国选择的同样理由进行推理，牵强附会地运用第1541(XV)号决议中规定的标准，那也绝然不能将新喀里多尼亚看作是非自治领土。

所有的新喀里多尼亚人都是法国公民，不论其血缘如何，都充分享受着这一地位所具有的权利和自由。因此，他们同法国所有其他公民一样，选举共和国的总统、参加所有全国性和地区性的选举，在议会中有同样的代表权。因此，新喀里多尼亚同法国是完全结合为一体的，但同时又具有广泛的自决权。在地方一级，该领土由自由和民主选出的议会加以管理。有四个区域性理事会，其成员——即新喀里多尼亚的合法代表——组成了领地大会。该大会有46位成员，目前有许多人是代表了各种政治倾向的美拉尼西亚人。大会主席迪克·乌克依维先生本人就是美拉尼西亚人，他目前正在纽约逗留，一些代表团已同他举行过会晤。

让我们坦诚公开。如果喀里多尼亚人不再想成为法国人，他们具有这种权力和机会。但是，做出这一决定的应是他们，也只能是他们。他们的代表大会如果希望，可以提出独立要求。但该大会并未这样做。当选的绝大多数人从未选择这样做。

有鉴于此，南太平洋论坛国家又有什么权利和理由在联合国提出这一问题呢？

必须强调，在新喀里多尼亚的局势和澳大利亚代表今天早上所谈到的令人痛苦的历史状况两者之间截然不同，同时意识到，澳大利亚代表只能是在忘记自己国家的起源的情况下才能讨论这一问题。这是一个独立的问题，而不是自决独立的问题，尽管绝大多数新喀里多尼亚人并不希望独立。法国并不排除独立。但法国不能参与对自决的原则进行这种歪曲。

我请所有同法国一样支持这一原则的国家仔细审议问题的这一方面。这个表

面上似乎不关痛痒的决议草案掩盖着一个过高的要求。南太平洋论坛国家共同提出这一决议草案，实际上是指望联合国迫使法国政府组织一次结果已预先决定、具有倾向性的公民投票。

确实，有一个集团赞成新喀里多尼亚独立，这主要是在美拉尼西亚人中，但也包括一些欧洲人。在这方面，我强调，支持这一想法的人可以完全自由地采取行动。他们同其他法国人一样享有同等权利和自由。在联合国内是否有过享受着其反对的法律所保证的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和示威自由的真正的解放运动？是否有过这种拥有自己的报纸、电台和合法成立的工会的解放运动？人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独立集团的代表可以十分自由地在该领土内外开展活动，在海外进行各种接触，包括在联合国内？人们是否意识到，这些代表可以参加所有的全国性和地方性选举，一旦当选，还可以从政府支领薪水？独立党在1985年9月举行的选举中获得了28%——刚刚超过四分之一的选票，其领导人参加了该领土的各机构。因此，该党领导人同其他政治集团的领导人一样，理所当然地是法国政府的对话者。但是，同任何其他集团一样，他们本身不能宣称有权决定所有人的命运。这一命运只能通过严格实施联合国和法国的基本原则之一的自决原则加以决定，我国政府决心同过去在其他地方一样，在新喀里多尼亚执行自决的原则。

因此，同澳大利亚代表所说的相反，法国议会已决定组织一次磋商，使得该领地人民可以十分明确地在完全独立和扩大的自治地位两者之间加以选择。显然，同该决议草案的共同提案国散布的谣言相反，根本不存在允许短期访问人员参加投票，更没有在最后时刻召集投票人。通过与所有政党、包括支持独立的人士进行磋商，将建立选举团，以便使投票的结果可以反映出新喀里多尼亚有关人民的真正愿望。

根据通过的有关法律，这一公民表决最迟将于1987年春季举行，我可以向诸位保证，不论表决结果如何，我国政府都将严格尊重这一结果。

我已说过，论坛国家的倡议是“极其令人不安的”。事实上，这一磋商应当根据法国所维护的民主原则心平气和地进行，这一点至关重要。

因此，外来干涉只能破坏这个进程，制造紧张局势从而阻止新喀里多尼亚的人民自由决定他们面临的明显抉择，那些在场的人以及其他人可以很容易地证实这个进程的公正性。

总之，我重申，如果独立是新喀里多尼亚大多数人的选择，那么法国就接受独立。新喀里多尼亚的居民在过几个月就要作出决定了，因此我请会员国不要凭表决作出过早判断。

我曾在发言一开始说，最后论坛国家的倡议是令人惊奇的。这些国家表现出来的急促性的确令人惊奇。既然今年8月他们已经把这个问题提交给非殖化委员会，那么为什么他们不能等到委员会作出结论呢？委员会已经决定在下次会议上审议这个问题。今天上午，澳大利亚代表实际上已对我国政府的意图表示不信任回答了这个问题。他根据什么这样做？他有什么权利这样做？我们怎么能够不认为这是对法国及其在南太平洋的存在的一种敌视政策呢？尽管他们作出相反的否认并作出公开保证。难道看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签署提交的决议草案并在某些联合公报的结尾署名不令人惊奇吗？

澳大利亚没有投票赞成现在成为第1514(XV)和1541(XV)号决议的决议草案，现在需要在一块法国的领土上实施这些决议。难道我们能认为对一个国家不适用的情况可以对其他国家非常合适吗？这就是所谓的两面派。

新西兰也是这样，新西兰目前的政策与其过去立场绝然不同。比如新西兰没有投票赞成现在成为第1541(XV)号决议的决议草案。但是现在新西兰却坚决要求在新喀里多尼亚执行这项决议。

这两个国家现在正在教训别人如何管理一个多种族社会，难道这不是自相矛盾的吗？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并不是这方面的好榜样。我不想追述一个经过仔细掩盖但是极其令人沮丧的过去。然而大家都应该记得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受到过何种待遇。难道这些目前已经为数不多的少数居民不曾拥有一些应该得到承认的合法



权利吗？无论如何，这些土著居民的现状远远不能令人满意。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至少应该在企图把一种它们过去认为不适用自己的解决办法强加给其他人之前，认真考虑一下他们自己的问题。

以上的话对印度尼西亚也有效，印度尼西亚认为应该支持这项决议草案，而东帝汶的人民却不能行使他们的自决权。

也许看到三个美拉尼西亚国家共同提出这项决议草案并不那么令人惊奇。 它们本能地对新喀里多尼亚的美拉尼西亚人有感情，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它们不应仅仅声援那些支持独立的集团，而拒绝考虑这块领土的复杂性质。 它们把自己局限于一种简单的方式：卡纳克的独立只能由卡纳克人来决定，换句话说，只能由居民中的一个少数民族来决定。 顺便说一下，确定这个少数民族是十分困难的，因为同婚率和种族混合率很高。 他们不考虑大多数人的权利和利益，实际上提倡以空前的方式实施一种新原则：“两人投一票”。 美拉尼西亚国家的某些代言人知道这一立场具有反民主的空想性，他们设想把投票的权利扩大到那些在这块领土上居住三代以上的非美拉尼西亚人中。 如果把这种思想适用于美国或澳大利亚，那么就没有几个美国人或澳大利亚人有权投票了。 法国或联合国决不能采取这一危险方式，因为这将很快使全世界都出现各种各样的过剩人口。 这个会议厅中有哪一个人不对在南非目前令人沮丧的局势中实施这一原则感到气愤呢？在那里，少数人以种族歧视的名义剥夺了大多数人的权利。

我们希望与这些美拉尼西亚国家发展友好关系，但是它们一方面责备法国，而同时又接受应该引起它们重大关切的局势，我对此感到失望。 我注意到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领导人对他们在新喀里多尼亚的远亲表现出过分关心，而对在巴布亚岛本土国家边境线上居住的兄弟们的不幸却不吭一声。

这种两面派政策就象我们正在目睹的仓促行为一样，应该使我们对这项决议草

---

\* 副主席维多利亚先生（多米尼加共和国）主持会议。

案共同提案国的真正动机提出质问。实际上他们的目的不是要歪曲法国进程的民主性质吗？

法国的意图是十分明确的。法国的政策基础是自治原则。法国忠实于它的传统，我们正在向新喀里多尼亚的居民提供决定自己未来的机会。我呼吁大会会员国不要做任何事情妨碍这种自治行为，防止自由地进行民主进程。

因此法国今天要求会员国拒绝支持正在审议的决议草案 A/41/L.33。

凯奥拉先生（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非殖化进程是二十世纪下半叶国际关系中一个最突出的特点。1960年大会通过的《给予殖民地国家独立宣言》有力地鼓舞着各国人民为实现自由和独立所进行的斗争，并为这些斗争奠定了法律、政治和道义基础。

自从通过这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宣言以来，由于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勇敢顽强的斗争，许多过去的殖民地、托管领土和非自治领土已经获得独立和自决。几亿人民从而摆脱了殖民主义的枷锁。

然而，在执行非殖化宣言中所取得的可观成绩并不能使我们感到自满，因为这个进程还没有结束。

有些国家人民，特别是在南部非洲、印度洋、太平洋、加勒比和南大西洋的一些国家人民仍然处在殖民统治之下。的确，在我们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这些领土仍然处于一个过去的时代所遗留下的殖民地位是令人震惊的，这是一个时代错误。此外，那些已经赢得独立的国家也远没有完成它们的任务，因为殖民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为了夺回其失去的地位所进行的新殖民主义统治企图仍然是我们时代的一个特点。

在非殖化进展道路上的障碍能够也已经认清。就是殖民主义大国的军事和战略利益，它们不愿意放弃某些具有巨大战略意义的非自治领土。在许多情况下，这些领土必竟处于世界的神经中枢，控制着一条或者多条国际航运路线。由于这些领土的重要性，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管理国通常在那里建立了或计划建立军事基地。

因此，管理国及其盟国有着经济和财政利益，表现在它们的垄断和跨国公司，这些机构阻碍了非殖化的进程。这些垄断集团进行大量投资，夺去了廉价的殖民领土的自然和人力资源，它们只是想在损害当地人民的利益情况下，获得利润并把这些利润再投资到这些领土上来。

殖民大国和管理国为了保护自己自私的利益，顽固地拒绝把权利交给被压迫人民；在某些情况下，它们甚至企图以各种程序来吞并这些非自治领土，以便使这些领土用于军事目的，以服务于它们的侵略政策，这些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的，违反《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以及当代国际法的基本准则。密克罗尼西亚、波多黎各、新喀里多尼亚和世界其他地区的情况在这方面特别明显。我国代表团完全支持关于新喀里多尼亚的决议草案，这个决议草案现在提交大会审议。

关于新喀里多尼亚问题，管理国没有履行《宪章》第76(a)中赋予它的责任，也就是，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这个管理国正企图把该领土变为战略性的海空基地，一个导弹试验场，变为一个储存大规模杀伤武器的仓库。这是对该领土和该地区人民的威胁。

我国代表团认为，以联盟和自由结合为借口，把密克罗尼西亚群岛与美国联系起来的做法剥夺了当地居民的真正独立和自决权。

密克罗尼西亚是一个战略领土，这就是为什么任何改变和变更其地位的事情完全属于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专有权范围之内的原因。

美国及其一些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组织）的盟国在亚洲、太平洋和世界每一个地方加强其军事基地的做法构成对所有人类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

关于纳米比亚和巴勒斯坦问题，联合国和国际社会曾不遗余力地为找到和平、公正和持久解决问题的方案而努力，以便使纳米比亚和巴勒斯坦人民能够自由运用其基本民族权利。我们毫无保留地支持大会和安全理事会谴责比勒陀利亚和特拉维夫对其人民所采取的种族主义、犹太复国主义政策的所有有关决议和决定。

贯彻《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与全世界人民为和平和改善国际气氛

的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现在，全世界所有热爱和平的人民迫切需要积极支持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的维护政治经济主权、自由、民主、正义和社会进步的正义斗争。特别是，必须给予正在英勇地为结束所有形式的殖民主义而斗争的那些人民强有力的支持。

我们的凯山·丰威汉总书记在老挝人民革命党上个月召开的第四届大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强调说：

“民族解放运动使得殖民主义处于崩溃。但是，帝国主义千方百计地制造了一种更为复杂的新殖民主义剥削制度，把一些新独立的国家紧紧和它拴在一起。帝国主义国家和那些刚刚赢得独立的国家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这种残酷的、狡猾的新殖民主义剥削政策和发展中国家不得不偿还的高达\$ 1万亿美元的巨额外债，已经给发展中国家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和经济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别无选择，只有加强其团结并坚决与新殖民主义斗争，维护政治独立，赢得经济独立并要求建立一个国际经济新秩序。”

因此，世界各地的帝国主义所推行的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干涉和侵略政策构成了对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国际社会必须尽一切努力，根据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有关决议，加快实现在全世界的殖民和托管领土人民的真正独立。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奉行老挝人民革命党第四次大会所通过的外交政策，决心参加国际社会的斗争，以便实现和平、结束军备竞赛、防止核战争，并在和平共处和互利的基础之上，实现国际化、友谊和合作。这场斗争是与全世界殖民地人民为争取自决和维护独立和民族主权的正义斗争不可分割的。所有人民支持和平与自由的一致行动是当务之急；这场斗争不仅应该通过语言，而且应该通过具体行动来进行。

老挝人民曾经经历过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压迫，曾经遭受了长期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将不遗余力地为全面和最后实现《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而作出自己的贡献。

乌多文科先生（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是联合国通过的最重要的文件之一。它在许多独立的国家出现在世界地图上起到重大的作用，它在全球各国人民都实现真正的独立之前将仍然保持这一重大的作用。

两个多月以前，联合国大会召开了纳米比亚特别会议。国际社会对悬而未决的纳米比亚问题再次表示严重震惊。二十年前，联合国对纳米比亚的前途以及对纳米比亚早日实现独立承担了完全责任。从那时以来，作出了很大努力以解决这一问题。有时似乎纳米比亚问题的解决已经胜利在望了，似乎可以根据联合国的决定实施给予纳米比亚独立的计划。然而，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在某些西方国家的默许下至今仍然得以破坏这一计划。

把纳米比亚从殖民压迫中解放出来仍然是非殖民化的一个最迫切的问题。为了早日解决这一问题，最广泛的国际公众舆论、不结盟国家其中包括非洲各国，和其他真正希望实现自由、独立和平等的人民必须采取一致的行动。只有我们采取一致的行动，我们才能迫使比勒陀利亚及其外国保护者放弃其对纳米比亚以及纳米比亚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的非法要求。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强烈谴责“建设性的接触”的政策，或与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进行的任何其他形式的合作，因为正是这种做法使得该政权能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这点在安理会对该问题进行的多次表决已经得到说明。

我们坚决支持非洲各国、不结盟运动各国和联合国大会呼吁安理会对南非政权采取全面和强制性的制裁。

必须禁止采取与外部无关的问题联系起来臭名昭著的做法，甚至采取所谓的内部解决办法的政治阴谋，立即促进纳米比亚的独立，而且必须是真正的独立。在纳米比亚建立的临时政府必须代之以公正的解决方案。实现团结和领土完整的纳米比亚的政权，必须通过纳米比亚人民唯一和合法的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

移交给纳米比亚人民。

在另一区域，即联合国太平洋岛屿托管领土出现了紧急局势。美国公然推行新殖民主义政策，滥用联合国管辖权，加紧使联合国对密克罗尼西亚的托管权变为事实上的吞并。华盛顿正试图无视《联合国宪章》的各项规定，无视《托管协定》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来解决该岛屿人民的前途问题。

因此，《非殖民化宣言》第4段直接指出，有必要尊重各国的领土完整，第6段强调指出：

“凡以局部破坏或全部破坏国家统一及领土完整为目的之企图，均与联合国宪章之宗旨及原则不相容。”（第1514（XV）号决议，第6段）

管理当局为了更容易地吞并密克罗尼西亚，试图把这一统一的托管领土分裂为四个独立部分。它对这些领土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并采取了各种方式的公民投票，这种公民投票是与密克罗尼西亚人民自由地表达其真正的意志毫不相关的，美国顽固地把自由结盟或联邦这一新殖民主义地位强加于这些领土之上，他们还试图使联合国托管理事会卷入公民投票这一政治闹剧。他们对太平洋岛屿的战略性托管领土的地位作出了非法决定，这是与《宪章》第3条相违背的。只有安理会才有权在战略性区域的问题上，其中包括对托管协定的各项规定进行确认、改变或修正，履行联合国的各项职能。

向托管理事会请愿的人所做的新闻报告和发言指出，这些岛屿的经济发展缓慢，卫生设施很差，儿童没有受到良好教育，岛屿公路系统不健全，缺乏医院、学校和各种工业部门。

对密克罗尼西亚的四十年的托管对这些岛屿的人民的的生活带来很坏的影响，因为管理当局违反了其义务，这些义务应该是：

“增进托管领土居民之政治、经济、社会、及教育之进展；…增进其趋向

自治或独立之逐渐发展。”（《宪章》，第七十六条）

最后，美国还企图最终吞并联合国这一托管领土，并把它变为自己的军事基地。此外，管理当局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没有时间也没有财力解决密克罗尼西亚所面临的紧迫的社会和经济问题，然而，美国国防部似乎要执意不惜财力和努力，以便把这些岛屿变为战略堡垒。美国一个最重要的导弹储存地就是在夸贾林岛环礁，在这里试验了战略民兵式导弹和MX系统。强加于马歇尔岛屿的自由结盟协议使得至少在三十年内使用夸贾林岛作为试验场。根据新闻报道，计划在帛琉群岛建立一个主要的军事基地以便作为侵略性的太平洋编组部分。因此，我们在这里所能看到的就是密克罗尼西亚的军事化，这威胁着这些群岛的和平发展，因此是与托管制度一项根本任务直接相违背的，根据《宪章》第七十六条A段的规定，这项根本制度是“促进国际和平及安全”。

很显然，密克罗尼西亚的军事化不仅对该领土上的人民带来了危险。把它变为美国国防部军事战略的发动点对太平洋岛屿上的所有人民构成威胁，也是与把太日益获得人心的太平洋无核武器区的设想背道而驰的。

美国在联合国密克罗尼西亚托管领土上所采取的行动是单方面的、任意的和法律上无效的。联合国和整个国际社会有责任断然拒绝美国试图主宰别国人民的命运的非法做法。在其人民获得真正独立之前，该领土的责任仍然属于联合国。

殖民国家在其他附属领土，例如关岛、迪戈加西亚岛、百慕大、福克兰（马尔维纳斯）群岛和波多黎各的军事活动和军事存在也同样危险。

至于有关非殖化的《宣言》的重要性，其范围并不只局限于正式宣布独立或自主。《宣言》已经庄严宣布需要立即和毫不拖延地结束所有领域里和各种形式的殖民主义。不幸的是，如果我能这样说的话，新殖民主义已经代替了老牌传统形式的殖民主义。在推行新殖民主义政策的时候，帝国主义分子企图剥夺年轻国家

自己艰苦赢得的主权的实质内容，并维护甚至加强它们对这些年轻国家的控制。在现实中，这样做的形式就是约束被解放国家中的人民自己决定发展的方式和手段的权利，迫使他们向垄断资本的发号施令屈服。

帝国主义国家正企图维护并永久维持建立在剥削基础上的关系制度。它们的形式和手段可以改变，但实质依然未变。

在目前情况下，谁在资助谁的问题不再需要进行任何艰难的猜测。所有统计数字表明：收支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向这些国家的资金流入远远少于向西方的资源流出。所谓的慷慨援助只不过是套在占人口一半以上的人民的脖子上无法缓和的债务枷锁。

根据联合国的资料，1985年发展中国家的外债总额达到大约1万亿美元。某些国家为了分期偿付部分贷款及其利息不得不花去高达40%或50%的外汇收入。随着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流出，对这些国家来说，外部强加的债务负担意味着经济发展的前景遭到重大破坏，使本来就非常困难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更加恶化。看来这种情况是某些西方国家所喜欢的，这些国家一直警告要进行有关最重要的经济问题的全球谈判，企图破坏为跨国公司制定的行为准则的通过，尽一切力量阻挡国际经济关系的正常化和在真正平等和互利基础上解决经济活动的债务问题，而这些在联合国的重要文件中都有规定，其中包括《各国的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和《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

帝国主义越来越强调破坏它不喜欢的政府，并为此目的利用各种商业和经济形式，动员、武装和资助反革命分子。

与以色列进行的针对阿拉伯人民的军事勾结，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支持，对格林纳达的干涉，对阿富汗的袭击和向反人民政权提供的直接的军事和政治援助，对尼加拉瓜和安哥拉未经宣布的战争，这些都是破坏民族解放运动的整个政策中的各个环节。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非常重视国际社会全体成员，包括国际组织采取一致行动，以便确保持续、全面和最终贯彻《非殖化宣言》的全部条款。

在这方面，我要强调指出在古巴常驻联合国代表奥拉马斯·奥利瓦大使担任代理主席的联合国非殖化特别委员会所做的大量极其有益的工作。

正如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在有关纳米比亚的 A/41/614 号文件中，在有关普遍贯彻人民的自决权以有效保证遵守人权的 A/41/433/Add. 3 号文件中，以及在关于种族隔离政策的 A/41/506 号文件中回答联合国秘书长的问题时指出的那样，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全心全意地支持反对所有形式的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外国统治和霸权的正义斗争，支持自由、真正的独立和真正的和平与安全。

最后，我再次强调，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坚决支持在纳米比亚、密克罗尼西亚、新喀里多尼亚和其他殖民和附属领土贯彻《非殖化宣言》。

塔迪塞先生（埃塞俄比亚）：《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在制订和通过时与我国密切相关，该文件是人类要求自由与独立的崇高和共同的愿望。人们正确地指出，《宣言》是联合国有关非殖化的宪章，贯彻这一文件已经使联合国接近实现其这方面的目标。

因此，联合国完全有理由对自己在过去四十年中非殖化领域里的成就感到自豪。殖民领土中的数百万人民已经赢得自由。因此，将近 100 个独立国家已经加入自由国家的行列。尽管有些冥顽不灵的人阴谋阻挡殖民和附属领土中人民的独立愿望，正义感仍然占上风。我们还宽慰地注意到，《宣言》证实了这样的事实：“解放的进程是不可阻挡和无法逆转的”。

然而，虽然联合国已成立四十多年，非殖民化的问题依然是联合国议程上的问题，这反映了联合国这一世界机构在完成非殖化进程中所面临的挑战。在铲除殖民主义的最后残余和其他种种表现之前，人类就不可能获得完全自由。

完全根据《联合国宪章》，第1514(XV)号决议规定把自己的目标规定为：

“在尊重全体人民平等权利和自决原则的基础上，为稳定、福利、和平与友好关系创造条件……”

决议还正角地提出告诫，指出：

“殖民主义的继续存在妨碍着国际经济合作的发展，阻碍了各附属国人民社会、文化和经济的发展，危害联合国普遍和平的理想。”

南部非洲的局势突出地表明了提出这一告诫的智慧和必要。南非白人少数政权否定一切国际行为准则，最凶狠地践踏这一《宣言》和其他国际文件的规定。种族主义的比勒陀利亚政权不仅犯下反对人类的严重罪行，而且成为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我国代表团已经在第四委员会和本届大会全体会议上阐述了我们对这个和其他殖民领土问题上的立场，这里我不想再点名。

尽管如此，我国代表团依然希望强调，由于某些国家所推行的与我们时代格格不入的殖民主义政策，特别是在纳米比亚和其他附属领土中推行这种政策，人类的一部分继续得不到尊严和自由，而这些正是各国普遍承认的《宣言》原则为前殖民地和附属领土人民所保障的权利。在殖民统治之下的人民的正当斗争和愿望遭到野蛮暴力和其他手段的镇压，结果是联合国捍卫殖民地和附属领土人民权利的作用遭受削弱。

但是，历史不顾殖民宗主国的愿望而继续前进。如果过去的历史有任何教训的话，那就是一切从事独立和自由崇高事业的人们都将最终取得胜利。所有前殖民地国家的历史也表明，任何杀人的武器和其他阴谋都无法战胜坚决争取自己的权利，决心摆脱统治和剥削的人民的决心和愿望。

根据我们的原则和我国的经历和历史，埃塞俄比亚充分支持和声援处于殖民主义统治之下的人民的斗争。我们原则性地支持联合国通过二十四国委员会争取完成非殖民化进程，反映了我们的这一立场。我国代表团坚信，完成非殖民化进程

不仅能给依然处于殖民枷锁束缚之下的人民带来自由和独立，而且将大大地有助于国际和平与安全。

在讨论执行《给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议程项目的时候，我国代表团愿重申，埃塞俄比亚完全支持和维护建立一个没有不平等和奴役的世界的《联合国宪章》原则。埃塞俄比亚在这一问题上的原则立场产生于我国几世纪的漫长历史，在这段时间中，我国作出了重大的牺牲，成功地反对了侵略者和殖民主义者势力，捍卫了我国的独立。

因此，我国坚定不移地支持各国人民恢复自己独立的斗争，这是我国历史传统以及我国人民革命的目标和我国根据《联合国宪章》而承担的义务所决定的。作为肩负着执行《宣言》后续工作使命的二十四国委员会的一个发起国和积极成员，我们感到十分自豪。

我们认为，这一委员会曾作出很大的贡献，但是，它目前的任务却受到某些成员国虚伪的行径所阻挠。特别是安全理事会的某些常任理事国应该停止它们拖延和阻挠联合国争取殖民领土彻底解放的活动。原则必须得到普遍的执行。因此，原则不应该、也不能为任何强国的爱好或战略利益而随意左右。

在这方面，我们各国都负有促进平等权利、自决和独立原则普遍执行的不可推卸的责任，加速完成非殖民化的崇高任务。非自治领土的数目已经有了很大的减少，这种领土上的人口也已经不多，但是，这绝不能使我们满足于现状，或减轻我们的义务。斗争必须继续下去，直到纳米比亚和所有其他附属领土享有自己自决和独立的正当权利。

贾盛实先生（泰国）：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参加题为“执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议程项目19的辩论，因为我们充分尊重各国人民的平等权利和自决权利。

我国代表团希望世界各地继续存在的殖民主义、外国占领和外国统治现象迅速结束。因此，我国代表团愿重申，我们充分支持这些不幸的人民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斗争。

人所周知，强加在这些不幸的人民头上的外国占领是不道德的，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和《世界人权宣言》的原则和宗旨。而且，这些行为践踏人民的正当权利和愿望，必然扩大国家间的冲突，进而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因此，我国代表团同国际社会一起感到担忧，人民被继续剥夺基本权利，特别是实现自决、自由和独立权利的局势继续恶化。

我国代表团因此要重申，在寻求适宜的方式方法，以便立即和充分地实施大会1960年10月14日第1514(XV)号决议以及联合国关于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所有领土有关的各项决议和决定——令人遗憾的是，纳米比亚至今还没有取得独立——的过程中，我们要无条件地支持为实施《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而尽早采取行动所进行的一致的国际努力，我们特别要支持旨在消除殖民主义、外国占领和外国统治的残余表现形式的建议。

有关新喀里多尼亚的局势，我国代表团和国际社会一样对这块领土上普遍存在的日益恶化的局势感到关注。自1853年9月24日以来，法国统治新喀里多尼亚已经132年了。新喀里多尼亚是列在大会1946年12月14日第( )号决议之中的74个领土之一，《宪章》第73条第(e)段是适用于这些领土的。在这方面，联合国，特别是24国特别委员会还没有机会审查有关这一领土自1947年以来在实现自治方面所取得的进展的情报。

近年来日益高涨的卡纳克土著居民反对法国行政当局的斗争以及接连不断出现的暴力和反暴力的局面已经成为头号国际新闻，与此同时，法国当局试图通过一系列行动加强和平和秩序，其中最突出的是《法比尤斯计划》，这项《计划》已经得到了普遍接受；在这种情况下，去年某些国家为把这块领土重新纳入大会的第1514(XV)号决议以及《宪章》的第XI章的范畴之中的努力被推迟了。

另一方面，长期以来在法国政府对新喀里多尼亚的政策中出现了前后矛盾的现象。实事求是地说来，法国这方面政策的间歇性的改变已经影响了新喀里多尼亚人民的前途，并在有关各方之间制造了怀疑和忧虑的气氛。例如，载于《1956年的根本法计划》之中的法国行政管理当局的建议就为中止其殖民地位奠定了基础。

后来，又根据《1963年的雅基诺法》对《根本法计划》作出了修改，然后又是在《1969年的比洛特法》、《1967年的斯蒂尔恩法》和《1979年的迪朱德法》，其后又在1983年7月在罗什纳昂维尔召开了会议，当时法国政府尤其认识到，

“这一领土最早的居民——卡纳克人要求的合法性，其中包括他们固有和积极的独立权利的合法性。”

1984年5月在《勒姆瓦纳法》中又作了进一步的改变，在这项法令中，规定了实行5年的内部自治，并在1989年举行公民投票选举，以便在维持目前地位、巩固自治或者实现独立中作出抉择。1985年8月23日的《法比尤斯计划》再次建议，1987年在新喀里多尼亚举行公民投票选举的基础上，在法国的协助下实现独立。《法比尤斯计划》得到有关各方的欣然接受，并已部分得到实施。在1986年3月法国的选举之后，新喀里多尼亚的局势再度发生了改变。在今年的7月17号，通过了一项新的政策，这项政策规定，一次公民投票选举拟在一年之内举行，并且要在更大程度上尊重法国对这块领土继续实行控制。

鉴于我所提及的这些情况，我国代表团赞同南太平洋论坛各国的这一观点，法国政策最近产生的这一变化是向后倒退的一步，因为原来在《法比尤斯计划》中的某些关键内容——即承认当地最大的土著集团卡纳克人的意愿——被取消了，此外，我国代表团也和南太平洋论坛各国一样对下述情况感到关注，如果公民投票选举结果断送了新喀里多尼亚独立的前景，那么在这一领土上的局势将会进一步恶化。因此，法国应当对卡纳克人以及南太平洋论坛各国所表现的合法的关注给予认真的考虑。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对所有有关各方愿意进行对话感到鼓舞，并将敦促它们采取这种行动。

我国代表团支持提交给大会的这项决议草案，这项决议草案要求把新喀里多尼亚重新列入非自治领土清单之上。我国代表团认为，把新喀里多尼亚重新列入这份清单将能够使联合国定期地审议新喀里多尼亚非殖民化的进程。

《联合国宪章》，特别是它的第 XI 章，以及载于 1960 年 12 月 14 日第 1514(XV) 号决议之中的《非殖民化宣言》宣布了所有非自治领土和人民的自决和独立的权利。此外，大会已经确立了有关决定在什么时候一个领土还应当被看作是非自治领土的原则。这些原则是在其 1960 年 12 月 15 日的第 1541(XV) 号决议之中确立的。这项决议在制订有关非自治领土的国际法中的地位也已经得到了国际法院的承认。在这方面，载于大会第 1541(XV) 号决议之中的各项原则可以根据《宪章》和《非殖民化宣言》来确定一个领土是否是非自治性的。第 1541(XV) 号决议的第 IV 项原则特别指出，

“从表面上来看，有义务传播有关某一个领土的信息，这个领土在地理上与管理国相隔离，在种族和文化上又与管理国相距甚远。”（第 1541(XV) 号决议，附件）

在这点的基础上，我们还要补充这样一个事实，新喀里多尼亚还没有放弃它对法国的从属地位。

在结束讲话的时候，我国代表团要重申，我们热切地希望看到在新喀里多尼亚实现和平的过渡，其方法是要确保当地居民的权利，对构成当地居民的最大多数人口集团的合法关注给予应有的尊重。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要呼吁法国和所有有关各方与本组织进行充分的合作，以便能够迅速地实现新喀里多尼亚的非殖民化进程。

克拉古拉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在就列入议程项目 19 之中的有关《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进行简短发言之前，我要代表我国代表团对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以及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所作的全面报告表示赞赏，这些报告载于文件 A/41/23，第 I 部分到第 IX 部分，以及秘书处所编制的情况十分全面的委员会工作文件之中。安全理事会有关太平洋岛屿托管领土的报告，尽管没有多大帮助作用，但是在我们的发言中仍然会有某些作用。

由于我们是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的成员国，因此我们的简短发言不会具体谈到任何非自治领土，尤其是不会具体谈论本届大会在辩论其他议程项目时早已讨论的那些领地。我们只想对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的报告某些方面作出评论。\*

首先我要谈的是《允许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可以适用的各领土名单的问题。在此我只想声明，我国代表团将完全参加大会对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关于新喀里多尼亚问题的各项建议进行的讨论，它们涉及到该领地的当前非自治地位以及1960年12月的大会第1415(XV)号决议的各项规定，以及1961年大会建立特别委员会之后通过的其他决议。

关于管理国同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进行合作并参加其工作的问题，我们要对新西兰、葡萄牙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表示赞扬，它们作为各非自治领土的管理国继续完全参加了1986年特别委员会的工作。我国代表团尤其要向新西兰政府表示祝贺，它为联合国访问团今年7月对托克劳群岛的访问成功地作出了非常积极的贡献。由于上述情况，我国代表团真诚地希望大会将根据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的建议协商一致地通过关于托克劳群岛问题的决议草案。

另一方面，我国代表团还和特别委员会一起对联合王国政府不再参加特别委员会工作的决定表示遗憾，尽管它将继续根据《联合国宪章》对它的非自治领土履行自己的责任，尤其是那些《宪章》第七十三条所规定的职责。尽管如此，鉴于特别委员会提出的理由，我国代表团强烈敦促英国政府认真地重新考虑它的决定。我们还希望，联合王国作为许多非自治领土的管理国应根据《联合国宪章》继续允许联合国访问团进入在它管理下的领土。

外国经济和其他利益集团在纳米比亚和其他殖民统治下的领土内所进行的活动正在阻挠《允许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实施，国际社会为消灭殖民主义和南部非洲的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消除殖民国家在其管理下的领土内所进行的阻挠《允

---

\* 副主席多斯桑托斯先生（莫桑比克）主持会议。

许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实施的军事行动和措施作出了各种努力，关于这两个问题，作为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的一个成员，我国代表团完全支持特别委员会关于这两个问题的报告，并认为大会应再次对这两个问题进行辩论。因此我国代表团将完全支持特别委员会关于这两个问题提出的决议草案和决定草案。但是我们敦促各会员国和整个国际社会在大会通过上述决议和决定之后认真讨论如何实施它们的问题，因为正是这两个问题严重地阻碍了《允许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实施，尤其在非自治的小领土内更是如此。在这一方面，非自治领土的管理国负有特别责任。但是就纳米比亚问题来说，本组织的所有会员国都负有责任，其理由是众所周知的。

现在我想简短地谈一下各专门机构和同联合国有关的国际组织如何实施《允许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问题。首先，我国代表团和特别委员会一样对这些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系统内的其他组织表示赞赏，它们仍然同联合国和非洲统一组织在实施《宣言》和联合国其他有关决议的过程中进行合作。我国代表团还敦促所有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系统内的其他组织加速这些决议的实施。而且，我们对世界银行继续同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保持某种金融和技术关系表示遗憾，这一关系应当中断，而且我国代表团还和特别委员会一样特别强烈地谴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南非进行的合作，这一合作违反了大会的多次决议，我们呼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结束这一合作。因此我国代表团将完全支持大会通过特别委员会就此问题提出的决议草案，我们希望这一决议草案将得到大会通过，我们还真诚地希望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董事会将根据该决议草案采取必要的纠正措施。

我还想就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十三条第辰款的规定传递情报的问题简单讲几句。我们完全同意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的看法，即在大会没有决定一个非自治领土已经取得《联合国宪章》第十一章中所规定的自治地位的情况下，有关的管理国应继续根据《宪章》第七十三条第辰款传递关于该领地的情报。由于这将有助于纠正大会对这一问题的忽略，我国代表团真诚地希望，大会将协商一致地通过特别委员会就这一具体问题提出的决议草案。



关于非常重要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太平洋岛屿，包括帕劳托管领土的问题，首先我国代表团深感失望的是，托管理事会在收到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的报告之后已提出了建议，然而安全理事会却没有就应采取的行动提出最后建议。由于安全理事会至今还没有审议托管理事会关于太平洋岛屿战略领地的报告，我国代表团认为，本大会能否对帕劳非自治领土采取任何重要行动是令人怀疑的。同样令人怀疑的是，有关的该管理国能否为促进太平洋岛屿的立宪进展采取任何合法行动，因为这一管理国正在这一法律真空的情况下采取单方面行动。我国代表团真诚地希望，安全理事会不久将就此问题采取必要的修正行动，以遵循《联合国宪章》有关条款的规定。

穆登格先生（津巴布韦）：去年，我们在这里纪念联合国创立和《宪章》通过四十周年。这是一份具有历史意义的神圣文件，体现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得胜利的盟国以及整个人类致力于建立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并且表明它们决心“拯救后代免遭战祸”。

我现在在这里是以发展中世界的其中一位代表的身份发言的，我们在座的许多国家曾经受到了欧洲大战的直接影响。我们的父辈和先辈——当然是作为殖民主义统治之下的人民——被征入军队，同它们的殖民主义主人一道被送上战场，有时甚至站在最前列维护人民的自由以及他们在没有外来干涉或统治的情况下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我们的许多父辈和前辈没有从这些战争中返回，他们甚至被埋葬在遥远的外国的土地上。但是，他们上前线，参加战斗，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相信他们同殖民主义主人所进行的斗争是正义的。有人告诉他们，这是一场争取人类自由和博爱的斗争，是一场反对侵略和外国统治的战争。

一旦战争结束，欧洲被占领的土地从法西斯主义的统治之下解放出来之后，殖民主义主人并不愿意让他们统治下的人民享有他们自己享有的同样的自由，而在维护这种自由的时候，殖民主义主人轻而易举地把他们统治之下的人民征募军队、送上战场。因此，这实际上是一种背信弃义。

殖民统治之下的人民的失望很快就变成怨忿，最终导致了争取自由和独立的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因此，我们许多国家直接或间接地同殖民主义统治者进行对抗，决心从他们那儿争取到我们帮助他们维持并且我们自己也有权利享有的权利：我指的是自由和自决的权利。

因此，我们在座的许多国家去年纪念和参加庆祝大会通过《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通过二十五周年，这也同样十分重要。对我们在座的许多国家来说，这份文件是我们自己独立的“宪章”；这是从取得胜利的反对殖民主义力量中诞生出来的。去年和今年的许多发言者都谈到《宪章》和《宣言》这两者之间的象征意义和非常紧密的关系——因为这两份文件坚定地重申国际上相信自决的基本权利，并且反对殖民主义统治的概念和措施以及任何其他形式的外国剥削。

这种关系还更进一步，正如许多人非常正确地指出的那样，联合国在创立后的四十年里，在执行非殖化宣言方面取得了最显著和最成功的成果——把今天联合国的会员国数目同四十年前数目有限的会员国相比，就可以证明这种成就。

在这场争取非殖化的斗争中，不结盟国家作出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早在正式成立之前，并且在成立以来，不结盟运动一直坚定地支持仍然处在殖民主义的残暴和毫无人道的统治之下的那些人民的事业。

不结盟运动永远站在为争取我们的世界摆脱这一祸害的运动前列，随着摆脱殖民主义统治的领土和人民的不断增加，加入不结盟运动的国家也越来越多，决心也越来越大，这些成员国迫切地希望，在具有相似兵力和愿望的朋友当中建立自己的特征，并且也迫切希望采取行动，声援正在进行的斗争，争取在我们的世界上消除殖民主义的残余势力。

24国特别委员会的报告今天已经摆在我们面前，为此应该再次祝贺委员会的主席和各位成员，这份报告列出了我们世界上仍然使人感到遗憾地存在着殖民主义状况的一些地区。其中的某些地区——主要是纳米比亚和马尔维纳斯群岛——是分别列入议程的问题，我国代表团已经有机会就这个问题表明我们的看法。

由于我们作为殖民主义受害者的共同亲身经历，因为我们对今天仍然处在殖民主义统治下的所有那些国家负有责任，所以我们不结盟国家认为，非殖化宣言以及更为重要的全面执行这项宣言对实现《宪章》所规定的联合国的原则和宗旨是至关重要的。

大会有权利，实际上也有义务直接获得通过旨在执行宣言方面的“特遣队”、及24国特别委员会来解决其人民没有实现自治的每一块领土的局势。在《宪章》、《非殖化宣言》、以及人们广泛接受的确定一块领土或一个民族是否应当列为“非自治”的标准的指导下，大会有权利、而且也有义务解决所有这些问题，不管管理当局或所涉及的当局是否提出反对意见。

这样的管理当局没有权利确定，当然不能单方面确定在其控制之下的一块领土或一个民族在多大程度上属于或不属于自治。因为不管这种确定是否公正或真诚，所涉及的问题是这么复杂、这么敏感，这些当局自己坐下来作为裁判和仲裁者是人们不能接受的，正如一句老话说的那样：一个人不管多么诚实或体面，都不能作为自己案子的法官。

在这种前提下，我要谈一下我们今天已经听到许多发言的问题，即新喀里多尼亚问题。

我们听到许多人提出支持把这块领土重新列入非自治领土的名单的理由。也有些人争辩说，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兴趣和关心等于干涉一个主权的独立国家的内政，情况并非如此。我已经解释过，为什么我们中间有这么多个国家，也就是这个世界上曾经受到殖民主义统治的一些国家如此紧密地关注和关心这种局势。但是，除此之外，无论是过去，还是今天，人们已经在这里清楚和有力地指出，根据《宪章》和《非殖化宣言》的规定，新喀里多尼亚应当看作是一块非自治领土。因此，管管当局——在这个问题上，也就是法国——有义务根据《宪章》第七十三条(e)款和非殖化宣言，通过24国特别委员会向大会提交有关这块领土的情况。

在这一问题上，有人曾经问我们，为什么不等到24国特别委员会审议这一问题以后。你们知道，特别委员会定于明年初开会审议这一问题。但如我们这样做，那就意味着我们只能在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上考虑这一问题。换句话说，那是在一年以后，即在定于明年年中举行的关键的国民投票之后。

不管怎么样，24国特别委员会在报告中声明，24国特别委员会有关将新喀里多尼亚问题推迟到明年的决定取决于“大会可能在这一问题上发出的指示”。这恰恰是我们现在讨论这一问题，A/41/L.33号决议草案摆在我们面前的理由。

不结盟国家政府首脑今年早期在哈拉里举行的第八届首脑会议上重申

“所有人民——不管人口多少或领土大小——都有权在不受任何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决定自己的命运…”（A/41/697 英文本第75页第149段）

并声明

“将新喀里多尼亚列入非自治领土将确保联合国定期审议该领土走向自治和独立的进程。因此，他们强烈敦促联合国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重新将新喀里多尼亚列入非自治领土。”（A/41/697 英文本第75至76页第151段）

因此，我们很高兴地注意到，这一明智的建议被接受了。这是朝建立伙伴关系方面迈出的积极的第一步，而建立伙伴关系是新喀里多尼亚人民取得自决所需要的。

现在，请允许我谈一谈法国政府打算在1987年年终在新喀里多尼亚举行的公民投票。这将是该领土人民在决定自己命运方面作出的最关键的决定。因此，为了确保进行自由和公正的公民投票，无论怎么谨慎也不会过分。考虑到以前发生的各种事情，考虑到问题的敏感性和领土内两个方面所怀有的希望，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必须进行最为谨慎的努力，确保公民投票公正和公平，并且要让人们看到这一点。没有人比我们这些经历过和摆脱了殖民主义的人更关心这一点。确

实，我可以谦卑地说，根据我们在非殖化进程中的经历以及我们对前殖民主人采取的方法的亲身体会，我们现在可以对即将开始的公民投票做一些——我们可以称之为“评论”。我是本着友好的精神来做这些明显的评论的，因为我们认为，法国和新喀里多尼亚人民都是我们的好友。

首先，对于法国，新喀里多尼亚的土著人民和世界其他人民来说，公民投票必须是自由和公平的，而且必须体现出来。要确保这种投票的结果获得国际赞同和接受，那么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让本组织的观察员来亲眼视察整个进程。作为监督非自治领土内发展事态的联合国机构，24国特别委员会的主席以及某些成员可以组成一个理想和无可辩驳的观察员小组。

为了说明公民投票是自由和公平的，那么国际新闻组织就必须派代表来报道这一事件，并且必须能够公开和自由地了解有关公民投票的两个方面的所有因素。

第二个问题是如何向新喀里多尼亚人民提出这一问题，或者说提出选择。任何民意测验都表明，得到的答复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提出的问题以及提出问题的方法。当然，我们不能妄自对这一问题作出判断，但我们认为，管理国应该意识到，这一因素显然将在公民投票的进程中发挥关键作用，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公民投票的结果是由一方来估价的。

第三个问题是谁将有权参加投票。这个问题归根结底就是，到底谁是被殖民化的人。显然，在该领土上没有根基、也不永久存在的法国军事和其他类似的团体不能列入被殖民化的人。对于这些法国国民来说，法国人的自决问题早在几百年之前就解决了。因此，在公民投票开始之前，必须就到底谁有权投票达成协议，这是最为重要的。

因此，我们敦促所有和该领土非殖化进程有关的方面就这些和其他一些未解决的问题开始讨论；只有这样，明年的公民投票才有可能取得成功。

最后，请允许我强调，这儿没有人寻求冲突，或想干涉任何国家的内政。我

刚才提出的几点意见，以及我和其他人详细阐述的不结盟国家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都表明，我们真诚地愿意作出贡献，并希望这些贡献能够促使新喀里多尼亚问题取得有效和友好的结果。

扎里夫先生（阿富汗）：自从联合国于1960年12月14日通过载有《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第1514（XV）号决议以来，四分之一多的世纪过去了。该决议通过是消除殖民主义斗争中的一个历史性里程碑，为在世界各国之间建立平等和公正关系铺平了道路。

人们广泛承认，推动世界范围内民族解放斗争已经成为联合国在执行《宪章》崇高的原则和宗旨方面作出的最重大贡献。

从那时以来，几十个殖民地领土和人民取得了政治独立，加入了自由国家大家庭，大大增加了这个世界组织的成员。

在我们为非殖化领域中的成功欢呼的时候，我们不能不对殖民主义的残余仍然存在于世界的一些地区感到十分遗憾。大约三百万人仍然生活在殖民统治的枷锁下，这似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他们的人力和自然资源正遭到殖民大国和其跨国公司的掠夺；他们的领土被用来为殖民主义者的军事和战略目的服务。

纳米比亚是不人道的殖民剥削和奴役的最典型的例子。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比勒陀利亚政权与某些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相互勾结，它对抗国际社会的意志，拒绝从纳米比亚撤出其占领部队和殖民管理当局。由于种族主义比勒陀利亚政权和其最紧密的帝国主义盟国支持顽固态度，体现联合国纳米比亚计划的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仍然没有得到执行。该领土的自然资源和人材遭到非法的掠夺，其国土被用作对前线国家进行侵略和颠覆活动的滩头堡。

为了在纳米比亚独立的道路上设置更多的障碍，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比勒陀利亚政权及其主要支持者美国提出了诸如古巴在安哥拉的国际主义分遣队等毫不相关的问题。国际社会断然拒绝了这种被用来作为纳米比亚独立的先决条件的联系。

为了反对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作为纳米比亚人民唯一合法的真正代表的作用，种族隔离政权妄图在温得和克建立并维持一个从属的管理当局，这个管理当局遭到纳米比亚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拒绝。

我们希望，推翻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和加紧争取纳米比亚独立的斗争（这场斗争在今年9月举行的联合国大会第四十届纳米比亚问题特别会议上达到高潮）的全球行动的高涨将产生预期的结果，纳米比亚人民将能够实现独立和自由的夙愿。

波多黎各人民也在殖民统治下受苦受难。美国正把波多黎各当作为自己地缘政治计划服务的庞大的军事基地，它无情地企图压制渴望自决和独立的波多黎各人民的生命。我们完全声援波多黎各人民摆脱从属枷锁的斗争。

在西撒哈拉，一个老殖民大国被一个新殖民大国所取代，结果是，撒哈拉人民自决的权利继续被剥夺。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政府完全承认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政府，并要求所有方面努力创造有利于执行非洲统一组织和联合国大会各项决议的条件。

在南大西洋，一个早就崩溃的殖民帝国正好战地赖在属于阿根廷共和国主权的领土上不走。对其他国家的自决权利毫不关心的英国，现在却在一个归还主权的问题上支持这一权利，这真是一大讽刺。

在印度洋，属于毛里求斯和科摩罗主权范围的主权国家领土，例如查戈斯群岛和马约特仍然处在前殖民大国或其继承国的战略下。

许多其他小领土也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大国的统治下，它们把这些领土主要用作推行其全球性侵略计划的军事基地。

我们满意地注意到，大会现正在审议新喀里多尼亚问题，这一问题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恰当处理。由于卡纳克人民斗争日益高涨，以及许多该地区国家的积极响应，新喀里多尼亚问题已经成为非殖化的主要问题之一。我们对卡纳克人民的斗争表示支持，并要求法国放弃其拖延策略，并开始进行认真的谈判，从而使卡纳克人民真正地行使自决的权利。

被称为密克罗尼西亚的太平洋岛屿托管领土在美国的管理下已进入了第四十一个年头。根据《联合国宪章》和美国与联合国在1947年达成的托管协议，作为管理国，美国政府自愿地承担了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促进该领土人民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教育发展以及逐步朝着自治或独立的方向发展、并且鼓励不分种族、性别、语言和出生尊重所有人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等责任。在美国统治了40年后的今天，这块领土变成了侵略的军事战略跳板。该领土的人民在经济、政治和社会上比以前更加依赖美国。

仔细研究这种局势、密克罗尼西亚人向最近的托管理事会会议提交的请愿书以及其他有关的文件，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该领土的不幸状况。在题为“密克罗尼西亚：托管被出卖”一书中，美国前常驻联合国代表麦克亨利先生说：

“美国在密克罗尼西亚的经济发展遭到惨重失败。政治、社会和教育方案脱离经济现实和潜力。结果是，虽然密克罗尼西亚大大超过了仅能维持生存的经济，但不能够进一步发展，甚至不能够在没有大量外援的情况下维持目前的生活水平”。

这确实是管理国40年直接管理取得的丢脸的成绩。数万英亩的土域被专门用作军事目的，部分领土变成管理国氢弹的试验场。比基尼和埃尼威托克人民在受到核武器辐射的严重影响之后被赶出这些群岛。现有的军事基地、飞机场和港口正在扩建，并正在建造新军事基地、飞机场和港口。

美国正在对密克罗尼西亚推行一项旨在以用压力和威胁的手段强加给其人民的所谓的自由结合为借口非法分割并最终吞并一个美国的托管领土。

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政府坚信，由于其至关重要的战略性，密克罗尼西亚问题具有十分特别的性质。同时，我们认为，它是非殖化问题的组成部分，因此，《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条款完全适用于太平洋岛屿托管领土。



帮助密克罗尼西亚人民行使自己合法和不可剥夺的真正自决的权利和保证他们能够建立独立国家，是联合国必须继续承担的责任。

阿富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坚决认为，大会必须根据《联合国宪章》第83条，紧急提请安理会注意太平洋岛屿战略托管地的问题。

国际社会不应让太平洋岛屿托管地并入美国。不这样做就等于无视该领土人民的感情，和粗暴违反《联合国宪章》。

只有当我们重新使自己献身于所有国家与民族自决与独立的原则时，我们联合国才能够对我们在非殖化领域中的成果感到满意。只有我们继续坚定不移地进行共同努力，以一劳永逸地在全世界结束殖民主义的黑暗现象，这种重新献身的精神才能够实际地表现出来。

主席：几名代表要求被允许行使答辩权发言。我愿提请各位，根据大会第34/401号决定，行使答辩权的发言将限于10分钟内，第二次限于5分钟内，而且各代表团应在自己位子上发言。

阿拉塔斯先生（印度尼西亚）：深感遗憾，我们注意到法国代表在几分钟以前的发言中对我国不相干的诽谤。他对印度尼西亚对决议草案的适当支持提出疑问。

法国代表似乎仍然是了解印度尼西亚外交政策的主要宗旨的——尽管事实是在纽约、和在雅加答的一次更高会议上、以及在巴黎向他作了解释——我还不得不再次向他通告此事。

印度尼西亚对该问题，以及对所有同样问题的支持，都是基于以下的原则：该原则自我国独立以来一直是我们外交政策的基石；该原则甚至写入我们的宪法。这就是反对所有形式的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原则；就是各国人民自决与非殖化的原则。我们非常珍视这一原则，决不会作出妥协，甚至在考虑到法国与我国之间存在的友好和互利关系时。我们感到非常遗憾，这种观点法国不接受，而法国代

表继续把印度尼西亚的立场与捏造的联想和情况联系在一起。关于东帝汶问题，我很遗憾，将不得不再次对它澄清此问题。我们都知道，东帝汶人民通过与印度尼西亚结合，选择了独立，这是符合第1514(XV)和1541(XV)号决议、以及第5、8和12条原则的。这是在东帝汶大多数人民根据自己的传统和民主的做法，通过与共和国结合而选择了自由的情况下发生的——他们的这一权利得到第1541(XV)号决议的承认——而东帝汶的整个非殖化进程的高潮是被印度尼西亚总统于1976年7月正式宣布载入统一法规。

事实是，在整个进程中，印度尼西亚政府和东帝汶临时政府尽了一切努力使联合国参加非殖化进程。我们发出了邀请，并把该进程的每一阶段都报告给联合国秘书长，他当时的特别代表古哈尔迪先生、安理会主席以及非殖化特委会主席。这样，不是因为缺少努力而是联合国没有更积极地参加这一进程。在这样做时，东帝汶的绝大多数人民及其真正代表谴责了那些寻求对该领土强加既成事实的分子的计划。

因此，印度尼西亚在东帝汶的作用决不是阻止在东帝汶行使自决或非殖化——如法国代表以一种隐蔽的方式暗示的——而完全是促进非殖化的进程，特别是帮助保证绝大多数人民用民主方式表达的意愿能够得到倾听和遵守，而不是被前殖民的阴谋诡计或少数人的武装和单方面意志所压倒。

法国代表在发言中还影射地谈到西伊里安——我们称为伊里安查亚——这一与巴布亚新几内亚接壤的省份。他说，巴布亚新几内亚人民几乎没有权利谈到

“……他们在另外一个国家边境内的，在巴布亚岛上的兄弟的不幸”。

(同上，P.68)

我当然不能设想为我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兄弟讲话，但我必须坦率地承认，我感到迷惑不解。他说几乎没有权利谈到不幸是什么意思？

各代表团都知道，伊里安查亚是前荷兰东印度的一部分，由于新殖民的伎俩而

不得不进行长期的斗争与我们重新统一起来——对此我不想进一步解释也不想进行比较——这一情况一度曾阻止伊里安查亚人民加入他们自由和独立的印度尼西亚的同胞之中。然而，最终通过长期斗争——而且在联合国以独特和前所未有的方式参与和帮助下——最终在其人民自由选择行动的基础上取得了胜利；后来这一自由选择的行动又在1969年本组织的第2504（XXIV）号决议中得到承认。

自独立以来，印度尼西亚和巴布亚新几内亚在900英里边界上的关系是非常积极和合作的；可能出现的不管什么问题、误解或小的对抗，都立即本着合作、友谊和相互尊重的精神加以讨论。

我们组成了边境委员会，我们在边境上组成了发展委员会，并且两个月前所有这些努力最终使两国间签署了友好条约。因此，鉴于这些事实，我不得不承认我不明白法国代表说我们对于他们兄弟的“不幸”没有什么发言权是什么意思。

我们仔细地听取了法国代表的发言。我国代表团将象以往一样认真地考虑他所表达的观点。但是，我必须坦率地告诉他，说一些不相干的话进行拖延不会使他的论点更有说服力，也不会提高我们辩论的质量。

汤普森先生（斐济）：首先，我愿对印度尼西亚常驻代表最后说的话表示完全赞同。我国代表团和今早我代表发言的南太平洋论坛集团都对法国常驻代表今天上午进行的不体面的和恶毒的攻击感到痛心。我们认为，这种行为与一个大国和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确实也是本组织的缔造者之一的代表身份是不相符的。我们有意不使用极端的语言和进行谩骂，希望我们能够进行一场讲道理和有秩序的辩论。我们未能如此，更使我们感到遗憾。

津巴布韦的常驻代表清楚和雄辩地把问题引回到它适当的领域。对此我向他表示感谢。法国代表今天下午提出了许多不真实和肤浅的要求。表面上看，好象是有吸引力的，但它们是不正当的。这是安理会一再听到并予以拒绝的论点。例如，他声称有证据证明新喀里多尼亚不是一个非自治领土，所有的新喀里多尼亚

人是法国公民，参加法国的选举，并且新喀里多尼亚人在法国议会中有代表。

在这一方面首先应该注意的一点是，在1948年法国声称所有新喀里多尼亚人都已经几乎得到了与法国共和国其他公民相同的地位，他们声称这有理由把新喀里多尼亚从非自治领土的名单上删去。当时，大多数卡纳克人无权进行投票。

应注意的第二点是，法国关于管理国家国民大会的代表问题一直不是一个令人信服的论点。例如，联大没有接受葡萄牙关于有证据证明安哥拉、莫桑比亚和其他葡属领土已经被纳入葡萄牙，这些领土的选举代表参加葡萄牙国民议会的论点。这些领土被列为非自治领土。

法国常驻代表是否认为按他的论点，它合乎逻辑地暗示，莫桑比克和安哥拉从来就不是非自治领土，而大会审议这一问题是非法的和不合时宜的呢？今天，他要大会的会员国接受这一论点。

此外，法国自己对其前领土的惯例也是与这种论点相矛盾的。从1946年至1958年，法属非洲殖民地的代表参加了第四共和国整个期间的法国国民议会。但是，在这期间，法国承认，根据《宪章》第十一章这些领土是非自治领土，并继续把有关这些领土的资料转交各方。

法国代表还声称他的代表团散发的一个简短的备忘录，明确地表达了他的政府对这一案子的法律问题的立场，从而将这些问题搁置一边。

这是一个大胆的要求。我们不能不对它提出挑战。因为这种要求完全拒绝了联合国在非自治领土非殖民化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认为非殖民化宣言无效；非殖民化委员会没有法律根据，其行动是非法的并且超越了《宪章》授权各国在审查非自治领土局势所发挥作用的范围。例如，他将象他在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前任那样断言，《宪章》第十一章的规定是可以任人选择的，或是可以供人选择的或临时的；或认为除非法国接受其约束否则对法国没有约束力。这是一个人们听惯了的论点。这是一个大会一再予以拒绝的论点。

法国代表真正要说的是《宪章》的规定是可以分割的；各会员国可以选择它们愿意遵守或不遵守的《宪章》的规定。在第四委员会和在全体会议上就这一问题进行了许多漫长的辩论。在1947年首先开始交换意见。但是，即使在当时当管理国及其友邦在大会拥有数量优势时，大会也拒绝接受法国仍然向大会兜售的这种观点。

1960年在第1514(XV)号决议通过的非殖民化宣言澄清了仍存在的疑虑。正如在通过这一决议和建立了非殖民化委员会以后，古德里奇、汉布罗和西蒙斯对《宪章》进行的授权工作注意到对非殖民化的辩论的焦点已经从如何解释第十一章进行的辩论转移到对那些领土适用于这些规定的辩论。

国际法院成员、贝加韦法官在他对科特和佩莱特关于《联合国宪章》的书中所投的稿件更证实了这一点。几个星期前，法国向各会员国分发的有关新喀里多尼亚的非正式文件中也提到了贝加韦法官。但是，法国的文件只是引用了文章开头的一句话。它无视贝加韦法官对多年来联合国形成的惯例的分析。它无视贝加韦法官所得出的结论。这一结论是与法国引用贝加韦法官的文件中所提出的立场完全对立的。

最后，现在要让时间倒退恐怕已为时过晚。法国要争辩它所持的一贯立场。但是，这一立场一直是沒有跟上整个世界的步调。

范利埃罗普先生（瓦努阿图）：我想作为我亲爱的朋友和同事法国代表今天下午提到的三个密克罗尼西亚国家之一的代表团行使我们的答辩权。法国曾是瓦努阿图的殖民统治者。因此，它用另一个名称来称呼这个国家，并自以为为瓦努阿图人民着想、发言和采取行动。在联合国的帮助和援助下，瓦努阿图在1980年获得了独立，并在1981年参加了联合国。

我指出这一点，是要提醒人们瓦努阿图政府是自己为自己发言的。法国代表瓦努阿图说话从来都是不合适的，现在法国试图这样做就更不恰当了。

因此，我们并不断然认为法国大使提出的关于我们的解决办法是一个“简单化办法”的这种说法是毫无根据的。卡纳克的独立应由卡纳克人自己决定。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立场是清楚的，我国政府的代表以前已经阐述过，并且今天上午我们这一集团的主席——斐济的代表出色和雄辩地加以阐述。我国代表在辩论中将再次重申。我们不需要也不欢迎法国代表试图代表我们说话，或告诉我们应声援哪一方，或用恩赐的态度把我们对新喀里多尼亚独立的支持说成是一种本能的支持。无论这一含意是什么。

我们认为，法国代表讨论的某些其他详细的情况应当由24国特别委员会进行审议，本届大会已经把新喀里多尼亚放在了正确的位置：放在了非自治领土的清单上，然后向第四十二届大会报告。然而，他声称我们打算由少数人决定新喀里多尼亚的命运，这是对事实的歪曲，我不得不提醒他、并请各会员国注意1972年7月当时的法国总理梅斯梅尔先生写给当时海外领土部国务秘书丹尼尔先生的一封信。

这封信提出了蓄意向新喀里多尼亚大量移民的法国政策，以改变该领土的人口组成，使该领土上被奴役的土著居民永远不能成为一个民族。我读一读这一封信中的几个段落，各会员国会发现是很有意思的。我引证：

“从长远观点看，只有不属于太平洋的集团代表的群众的民主多数，才能够避免当地的民族主义要求。只有妇女和儿童的有系统的移民才能够实现这一长期的人口影响。”

接着：

“在这种情况下，20年内新喀里多尼亚就将成为一个富饶的法国领土，可与卢森堡相比较，但显然在浩瀚的太平洋中比欧洲的卢森堡更重要。这一事业的成功是保持苏伊士以东法国利益所必不可少的，这取决于其他条件，但在经过我们历史上如此多的挫折之后，这最终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成功地使人民在海外定居。”

这一政策显然违反联合国的原则和宣言，这是典型的社会伪造，表明了某些殖民政府的绝望态度。就是因为这样，我们才要联合国参加新喀里多尼亚的非殖化进程。我们还相信，就是因为这样，管理国的法国才不要联合国参加。

麦克道尔先生（新西兰）：我不打算拖长大会。但是，必须驳斥法国常驻代表发言中的几点意见。我将谈两点。

第一，常驻代表说，新西兰在1960年关于第1541(XV)决议的表决中弃权。他从这一点上得出了某些错误的结论。我注意到，他没有提关于第1514(XV)决议——关于殖民主义的宣言的更重要的表决，那个决议得到了新西兰的支持，而不是法国的支持。他也没有提到任何其他大会决议，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没有一个是他可以引证的决议可支持自己的观点。

我们在这里不是要试图重新撰写或重新解释历史。我们对第1541(XV)号决议的表决是记录在案的，但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在26年前对那个案文一个方面的保留涉及联合国在非自治领土中使命的作用，实际上，在非殖化活动中，我们从那时起一直在这个问题上站在前列。

因此，大家都看到，这就是要点。某些国家、大多数国家都顺乎历史的潮流。大多数国家欢迎第1514(XV)号和第1541(XV)号决议所带来的新的国际秩序，新西兰是这样做的。但法国仍然顽固地反对联合国参与非殖化问题。

如果说面对着历史的巨大变革顽固不化是一贯性的新定义的话，那么我们同意法国是始终如一的。新西兰自第1514(XV)和第1541(XV)号决议在1960年通过以来一直严格遵守这两个决议的精神与文字，这是有案可查的。关于非殖化特别委员会的主席、以及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常驻代表一、两个月以前都称赞了我国政府所进行的合作。

但在同一期间法国干了些什么呢？法国拒绝非殖化委员会审查任何法国领土情况的一切努力，它拒绝提供关于这些领土上发展的任何情况。在法国单方面拒

绝合作之后，大会一怒之下重申，同法属索马里兰一样，法属领土也属于非自治领土行列，但法国仍然拒绝参加特别委员会的任何工作。法国既不提供情况介绍，也不参加关于这些领土情况的任何听证会，它不邀请联合国的任何调查团访问法属非自治领土。如果法国代表的含意是新西兰的表决记录支持法国政府采取的立场的话，那是颠倒黑白——我这还是克制地说。如果法国履行它对新喀里多尼亚的承诺，效仿我国政府的榜样，新西兰将会极为高兴。

因此，我们呼吁法国参加24国特别委员会的工作，邀请调查团访问该领土，为该领土人民、法国政府和联合国之间正在进行的三方对话做准备，并由联合国监督为自决采取行动。我们诚挚地认为，那将是法国向前看的建设性步骤。这将有助于消除法国似乎对外国成员的动机所抱有的恐惧。如果新喀里多尼亚的进程要成为典范的话，那就应当光明正大，使联合国参加这一进程的各个阶段。这将对世界有利、对法国有利。

法国代表还狂妄地对我们多种族社会的管理大发谬论，这是一个明显的阴谋，显然是要试图使大会偏离这场辩论的目的——这就是审议在世界上、不光是新喀里多尼亚执行关于非殖化的宣言。我们将不会对法国的评论以牙还牙，尽管我们有现成的资料可以这样做。

我只说两点。第一是，在恰如其分的联合国论坛上，我们将会高兴地就新西兰和法国在创造真正的多种族社会中的可比较的记录进行辩论。第二点是，听到法国代表自鸣得意的发言使我想起了毛利族的一个谚语。

“你应当先整理好自己的前院，然后再开始打扫别人的院子。”

我把这一思想奉送给法国代表。我们将不会在此谈论法国这个大国的国内事务来玷污这个大厅。我们希望避免在这里的辩论中加入毫无必要的论战。因为你看到，必须保持就南太平洋本身和新喀里多尼亚进行合情合理和理智的交换意见的可能。我们将为此作出努力，我们希望法国也这样做。



阿比西尼托先生（巴布亚新几内亚）：巴布亚新几内亚完全支持斐济常驻代表所做的发言。作为法国代表提出的文件中所提到的三个美拉尼西亚国家之一，我还赞同瓦努阿图代表的发言。

第A/41/L.23号文件的决议草案非常简单。决议要求联合国亲临新喀里多尼亚，以便该领土的人民能够在公正与公平、而不是有一个打算永久呆在新喀里多尼亚政权的阴影的环境下决定自己的未来。

法国代表以其一贯的做法打开了一个新的潘朵拉之盒。出于明显的理由他进行了环球旅行，即到美国、印度尼西亚、跨洋到澳大利亚、新西兰、直至三个美拉尼西亚国家：巴布亚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和瓦努阿图。由于法国严重地缺乏继续统治新喀里多尼亚的实质性理由，它试图掩饰给予新喀里多尼亚独立这一简单问题，而从事于污蔑活动。

美拉尼西亚各国公开支持美拉尼西亚和新喀里多尼亚卡纳克人争取独立的斗争。至于谁应该就公民投票进行表决这一问题，请允许我简单地提醒法国代表：这个思想最好让新喀里多尼亚人民自己决定。我们审议关于新喀里多尼亚的决议草案的目的就是要确保联合国参与讨论谁应该进行表决这类问题。

法国代表故意疏忽，不告诉各国代表：根据目前的选举法，人数达10,000名的法国文职人员和军人只要一道新喀里多尼亚就理所当然地享有投票权。根据这项法律，包括旅游者在内的来自法国的人在新喀里多尼亚只要住上6个月就有权利进行投票。法国代表是否暗示暂住人口也有权利决定新喀里多尼亚人民的前途？如果这正是他所暗示的，那么我们就不得不解决一种新的表决方法了。

至于提到在新几内亚岛的西部的美拉尼西亚人口，我没有义务给法国代表上历史课。

伍尔科特先生（澳大利亚）：我对法国常驻代表的发言行使答辩权与其说是出于愤怒倒不如说是处于悲痛；但是我国一直遭受欺骗和假情报之害。因此我不得

不发言以客观事实击破这个假情报。

澳大利亚并不想加重与法国的困难；因此我只想谈一下法国代表发言中许多假情报思想中的四个思想。

第一，法国代表提到我国的情况。这是高中辩论中使用的最古老的手段之一。当你的论据站不住脚时，你就提出一个不相关的问题来分散别人的注意力。但是既然法国代表提到了土著人民，我就谈两点，尽管这个问题与这场辩论是无关的。

我并不为早期移民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期对待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的方式感到骄傲；但是这是殖民主义的历史。自从澳大利亚获得完全自治之后，土著人口已经得到增加，许多人繁荣兴旺。在过去几十年中，澳大利亚政府的政策和连续几届澳大利亚政府都作出极大的努力以弥补过去的缺陷，土著人早已对在比法国面积大一倍半的地区上拥有权利。同样土著人享有与其他澳大利亚人一样的权利，生活在它们希望生活的地区。现在我们有一个能为之感到自豪的记录，我们在澳大利亚正在建设我们自己多种族和多文化的社会。

第二，法国常驻代表提到澳大利亚对第1514(XV)和第1541(XV)号决议的态度。我们的立场是清楚的。我们是支持这些决议的，这可以从我们在我们过去的附属领土——巴布亚新几内亚、科科斯群岛和瑙鲁执行这些决议的做法中看出。

行动比言语更雄辩，以前的澳大利亚政府的态度——当时，同样自那时以来一直得到连续几届法国政府赞同的态度——不应该掩盖以下事实：澳大利亚在使自己的领土非殖民化方面与联合国、24国委员会和托管理事会进行了合作，而法国却没有进行合作。简言之，澳大利亚已发生了改变，但是法国没有作出任何改变。

第三，我要问一下法国常驻代表：难道我们谴责法国对新几内亚非殖民化的政策都错了吗？巴布亚新几内亚、澳大利亚、新西兰、萨摩亚、斐济、所罗门群岛、瓦努阿图，难道我们对我们所住地区发生的事态的认识都错了吗？我看到它现在还

在另一个完全无关的类比中加上印度尼西亚，而该国常驻代表在几分钟前刚刚谈到这个问题。

在这次辩论中没有一个发言人，除法国外没有任何一个发言人支持法国在新喀里多尼亚的政策，而许多发言人支持澳大利亚和太平洋论坛其它国家所采取的原则性立场。

我要谈的第四点是法国常驻代表暗示澳大利亚：

“对法国及其在南太平洋的存在怀有蓄意的敌视态度。”

我怀疑今天早上的事实使人难受，由于法国常驻代表可能感到了这个事实所造成的影响，因此企图损害澳大利亚发言的信誉。

我怀疑今天早上这个荒唐的假误传。现在我还要说一点，最近在法国国民大会回答问题时，雷蒙总理谈到有关南太平洋的一个问题时说：

“澳大利亚象该地区其它国家一样对法国具有极端重要性的一些思想持有一种观点，这种观点与我们的观点是相反的。法国政府已经通知澳大利亚政府有关对这种立场的不同意见。”

但是雷蒙总理继续说：

“但是，该地区的政策旨在加强与我们所有的合作者和邻国的对话。正如总理在努美阿所指出的，在这方面应该强调澳大利亚在这一地区是有影响的，澳大利亚是我们的一个盟国，我们与澳大利亚维持着对法国和澳大利亚，以及整个南太平洋地区都有利的持续的政治关系，大量的经济交流，和文化、科学和技术交流。”

我只能说对澳大利亚在这一地区的作用我们同意法国总理的讲话，而不能同意大使今天的说法。

喀姆拉里亚先生(法国):我的一些同事们想要表明,我今天下午在此论坛上为解释法国立场而作的发言击中了他们的目标,我今天下午和今天晚上对这些同事们所作的冗长答复感到震惊。这表明了我们所听到的矛盾——我的同事所表现出的防御态度。所有这些都是非常有意义的,我并不想在这么晚的时候使本大会更加不耐烦,但我必须尽力回答我从我的同事们那里所听到的两三点看法,他们的诚意我毫不怀疑,但也许缺少了点敏感的消息。

我听到了一些错误的说法。比如说,我们斐济的同事谈到了代表新喀里多尼亚的代表们、参议员们和议员们的数目。我只需说,他应该研究一下法兰西共和国的法律。代表新喀里多尼亚领土的代表们和参议员们的数目是完全符合同样适宗主国家的法律的。

我还听到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代表说,临时性质的军事和民用人员可以投票。我要告诉他,我可以肯定他也能听到我所告诉他的话,说法国旅游者或公职人员一踏上该领土的土地就可以在新喀里多尼亚进行投票是完全与事实不符的。根据我们选举法典的普遍规则,至少需要和要求六个月的居住期。法国政府已经表明,对于参加公民投票的选举团定义要进行详尽的磋商。上述磋商已经开始,特别是同 FLINKS 独立领导人们的磋商;我只能重申这些结果。

同样,我的一位同事——我想是瓦努阿图的代表——不同意我关于公民权的说法,这种公民权只属于卡纳克人,我希望,他不会以此来敌视我,我愿唤起他的记忆,我想友好地这样做。我还要宣读今年9月25日和26日太平洋地区三个国家(巴布亚新几内亚、瓦努阿图和索罗门群岛)间举行的部长级会议之后通过的公报,我引证:

“各位部长重申支持卡纳克人为获得新喀里多尼亚独立所进行的斗争。卡纳克人是新喀里多尼亚的土著居民。法国政府为了决定新喀里多尼亚政治未来而计划于1987年中所进行的公民选举应该导致独立。”我要强调,“只有卡

纳克人才能参加该次公民选举。”

为了不占用大会宝贵的时间，我暂时就讲这些。

法国已经清楚地表明——我再次重复我在此论坛上所说的话——，我代表我国政府所重申的这一公民选举将根据法兰西共和国的民主传统而使所有人都可以参加。我没有其他的要补充的了。

范·利埃罗普先生（瓦努阿图）：我仅想再次指出，如果瓦努阿图政府想要在联合国内表明其立场，瓦努阿图政府将把该立场告知我国代表团，我将自豪地要求发言，表明瓦努阿图政府想要在联合国所表明的立场。

法国代表所宣读的公报不是瓦努阿图政府想要在此时此刻有关新喀里多尼亚问题的立场，我重申不是一个立场；这不是本组织所审议的问题。我谨想提请法国代表注意，我们认为那些法国人对于他们是法国人这一事实是感到自豪的，他们对于自己是法国人而感到自豪是完全有道理的；因此，在我们看来，要一个法国男人或法国妇女——一个地地道道的法国男人或法国妇女——对是否他们愿意继续做法国人这样一个问题进行表决是没有什么道理的。新喀里多尼亚的殖民地人民，即卡纳克人不是法国人。他们显然已经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他们国家的未来问题应该由他们自己来解决。同样，新喀里多尼亚公民权的详细情节在我们看来最好应该由24国委员会来决定。在这点上不要有什么误解。

下午7点45分散会。